李中麓閒居集

傍粧臺小令序

閒居日長頗有餘力省緣灌園之外六經訓解義有未安者隨筆注之蕆研窮既久各成一家之言所嘗與談經者將走書乞正不專詞曲自在仕路已然矣偶有西郡歌童投謁戲擅南北科範指點色色過人因作傍粧臺小令一百付之歌爲起結句同而字異雖以常言援筆即成

也法不差十九韻皆盡毋於簫鼓中按拍絃索
上按聲中多悲忿之音激烈之辭似乎游心浮
氣尚有存者語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
年壯心不已予豈若是哉昔有食人之瓜者瓜
主漫猜而大詬之其人曰凡竊人之物見罵則
必面赤而赧心驚而熱有類乎病渴者請搩手
試吾心與面果有一於是耶子此曲雖若酒後
耳熱實則瓜竊而心凉也寓言寄意聽者毋求
諸言意之表矣必俱實事哉嗣後專志經術詩

文尚爾不為況詞曲又詩文之餘耶

南北捕科詞序

予少時綜理文翰之餘頗究心金元詞曲允中原燕山瓊林務頭四韻書太和正音詞話錄鬼十譜格漁隱太平陽春白雪詩酒餘音二十四散套張久可馬致遠喬夢符查德卿等八百三十二名家芙蓉樓題多月倩女等千七百五十餘雜劇靡不辨其品類識其當行音調合吞字面生熟舉目如辨素蒼開口如數一十二甚至歌者繞

一發聲則拨而止之曰開端有誤不必歌竟矣坐客無不屈伏時或強綴一幕雖中板稍殊無字聲以此鈎致虗名然非有神解頓悟之妙好之篤而久是以知之真而作之不差耳繼叨竊科第厠名郎曹徵逐流塵兢兢于公務之不暇于是棄置不為今十年所矣及歸林下漸山署太史邀以素册索書歌詞豈過聽由采妄謂尨乏之間或可寓鍾律耶披翻架閣得舊作南北插科数闋用以塞其請且求教益覽者若嚴以

曲部目以大方則非予之敢知也

詩禪前序

詩禪何所於始乎其當中古之時乎人心稍變直道難行有托興有佹詩有諷諫有寓言有隱語有度詞俗謂之謎而士大夫謂之詩禪如禪教深遠必由猜悟不可直指徑陳徑直則非禪矣故脫殼離形棄宗滅祖者其上乘也粘皮帶骨衝宗犯祖者則聲聞辟支果也賦有大人子虛詩有桔槔何在及黄絹幼婦之說則固其流也

宋元以來通都大市每於元夕盛張鼓樂羅列華筵燈火輝不夜之城壷觴瀉如澠之酒例用主謎一人出片紙書謎其上數人傳播里巷無長少喧聚相猜中則與紙請入坐上座賀以酒雖窮鄉僻邑亦然但燈筵遞減耳然又謂之猜燈亦猶禪家傳燈一切佛與法俱由一燈傳演之而已格有照影捲簾跳澗三翻獨脚上四下三上三下四壽星頭金剛脱靴之類每出一謎先告以某格幷幾字傷或常言或書語或故事

人名物象之類使讀者有擬可觸類而通之近世亦有集成書者如謎鏡謎雅黑漆楷錦簇英包羅天地山陰羽客夜雨鼓燈及杭志齊東野語之所附載間有入格者然粘滯倚他之病或不能免視吾詩禪如叛道者當變野狐而走矣詩禪亦非予之獨能總括古人今讀以拙作更以郤意遠之千里近之則在跬步遠而近近而又未嘗不遠衆妙惟一竅一字可三書乃其真詮與訣也知此者可與參禪可與為詩禪其於他

人詩禪亦可億則屢中雖不中不遠矣

詩禪後序

嗚呼是詩禪也頓悟於楊修而修非造端閒發於伍舉而舉遂剏蔓取容於東方朔而朔實濫觴鮑照張久可及我　朝楊景言陳大聲皆千枝一本千流一源者也其他作者有得有失得者多市廛俗子田野村夫而書生名儒顧失之於文而不得其意譬之拜佛誦經者無得於禪而毀師罵祖乃有深達禪機者矣予是集盖不

詩之詩不禪之禪也具正法眼者當自得之

詩禪又序

乙卯元夜衆客因觀燈過中麓子宅問曰君胡不張華燈而出奇謎應佳節而為樂事耶往歲城内外燈如晝而謎如市遊人喧閧呼喋放烟花而歌落梅今已減少而君亦如之耶中麓應之曰吾章近省屢叅貧富簽之名賦重差繁民貧勢促寧苦死不肯推避古言直木先伐近火先焦章蓋直而伐近而焦者也如是不已燈與謎

日後恐至寂寥不但減少而已吾方同民之憂顧忍獨享其樂耶衆因請觀舊所為燈謎中麓子遂出是編示之譜新慨而感舊事共謀刻之印傳之餘司牧者見之或有以寬恤吾民也盧玉川所謂到頭還得蘇息否於是編不無厚望焉

市井艷詞序

憂而詞哀樂而詞褻此今古同情也正德初尚山坡羊嘉靖初尚鎖南枝一則商調一則越調

商傷也越悅也時可考見矣二詞譁於市井雖兒女子初學言者亦知歌之但淫艷褻狎不堪入耳其聲則然矣語意則直出肺肝不加雕刻俱男女相與之情雖君臣友朋亦多有託此者以其情尤足感人也故風出謠口真詩只在民間三百篇太半采風者歸奏予謂今古同情者此也嘗有一狂客浼予倣其體以極一時譃笑隨命筆并改竄傳歌未當者積成一百以三不應紐令小僕合唱市井閙之響應真一未斷俗

緣也久而僕有去者有怠者予亦厭而怠之矣客有老更狂者堅請目其曲聆其音不得已羣僕人於一堂各述所記憶者纔十之二三耳晉川栗子又曾索去數十未知與此同否復命筆補完前數孔子嘗欲放鄭聲今之二詞可放奚但鄭聲而已雖然放鄭聲非放鄭詩也是詞可資一時謔笑而京韻東韻西路等韻則放之不可不亟以雅易淫是所望於今之興樂者

山坡羊有二一北一南鎖南枝亦有二有南無北一北一南者北簡而南繁歌聲繁簡亦隨之然而細類有南無北者一則句短而碎一則長短夾雜而歌聲覺然不同二詞之大致如此世之作者及歌者果能略合乎不也所以詞不易作亦不易歌在童習飫聞者且如然矣而況長章險韻高不結低不讀者乎但二詞頗壞人心無之則無以考見俗尚所謂懲創人之逸志正有須乎此耳詞出識者必訝其愈趨愈下或者

又以爲愈出愈奇予從而斷之曰不過愈老愈放云

市井艷詞又序

詞出一時狂興聊以應客侑觴不意邑人有錄之者有欲刋之者又有欲焚之者錄者播惡於人刋者加災於木二者已矣焚之者其愛我耶其先有得乎我心耶然錄者百人而有九十人爲刋者多半焚者無幾占三人而從二人寡不敵衆將必有錄而刋之者付之無心而已嗚呼

嗜癡之癖遂臭之夫不惟古有之居今亦有然者矣李崆峒又謂陽春雄於寡和白紵修於衆歌以予觀之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市井艷詞又序

學詩者初則恐其不古久則恐其不淡學文者初則恐其不奇久則恐其不平學書學詞者初則恐其不勁不文久則恐其不軟不俗唐荆川之於詩王南江之於文方西江之於書予之於詞其事異而理同致百而慮一者乎荆川始登

仕籍究心漢魏繼則四子二張後酷愛劉隨州而晚唐亦多取爲南江文非漢不目其在留都寄聲云韓文乃爾佳予猶笑其枸手爾耆至喜蘇學乃進昨得閩中書僕之於文出入乎曾王之間蘇氏兄弟猶以爲過於豪而失之放蓋已喜而又過之矣兩江近寄字數紙渾融無亢硬之病閩因朱射陂字歟爲難之說有以激成之耳予詞散見者勿論已行世者辛卯春有贈對山秋有卧病江臯甲辰有南呂小令登壇及寶

劍記脫稿於丁未夏皆俗以漸加而文隨俗遠至於市井艷詞鄙俚甚矣而予安之遠近傳之米南宮嘗謂東坡世皆以其為狂請質之東坡笑曰吾從衆予之狂於詞其亦從衆者歟然孟渭泉詩首陳後岡而荆川貳焉要之薛西原高蘇門徐昌穀均不可少者常樓居吳皖山錐云小才亦可附五子後若論精當雄渾無如皇甫少玄百泉兩兄弟近多稱孔文谷喬三石不亞栗紫園惜予林居不多見其作崔後渠自謂文

無閒語同已者惟蘇門李愚谷亦謂同者惟熊南沙短崛精細其長也宋博則推趙浚谷南江平正通達尤為善鳴之士書以蘇雪簑為冠能大小能剛柔而方書則人人易識陸儼山文衡山楊升菴王子新許龍石翟青石張雲谷羅念菴呂江峯曹晴峯張蒙溪羅海嶽馬竹湖叔姪俱可稱名筆豐南禺集帖序似過刻然實自況也馬溪田之隸林翔之之篆此外予未之及見矣但荊川不獨長於詩南江不獨長於文餘數

子亦非偏長可目者予獨無他長長於詞歲久愈長於俗遠交王渼陂近交表西野足以資而忘世樂而忘老三日不編詞則心煩不聞樂則耳聾不觀舞則目瞽此康對山之託言而予之實事也况樂以詞合舞與詞偕詞非予之獨長乃予之獨幸耳艷詞已有兩踐意猶不足復侈言之以見一時人文之盛而予無他長亦得厠名曾與之遊更為獨幸中之大幸云

畫品序

物無巨細各具妙理是皆出乎玄化之自然而非由矯揉造作爲者萬物之多一物一理耳惟夫繪事以一物而萬理具爲非筆端有造化而胸中備萬物者莫之擅場名家也　國朝名畫比之宋元極少賞識立論者亦難其人豈非理妙義殊未可以一言蔽之耶予於斯藝究心致力爲日已久非敢謂充然有得也常山葉子則云流觀當代未見工於予者且請譔次品格爲藝林補缺爲於是乃作画品五篇其一篇論諸

家稷縣二篇設六要括諸家所長分四為指摘所短三篇搜羅尺寸之長俾令無遺四篇類次其比肩鴈行無甚高下渾為一途可也五篇述各家所從來之原此據其所見者如此其間遺逸者備曰有之亦不多矣

畫品後序

畫品論人皆已逝者見在世如嚴常山文衡山衡山子嘉　張平山張貴所謝樗仙沈青門王仲山楊戍生陶御山劉稷庭呂思石鄢亭山郭

天錫李本仁范行甫陳冀之胡守寧未敢輕議以蓋棺始定畫猶文學隨時消長然有太宰高年雖消長相去不遠獨守寧久死失識及就而較之常山其傑然者可仰窺文進下視時流所作武當圖能畫其勢模小仙大筆山水人物可以逼真衡山能小而不能大精巧李之趙松雪平山滌惡人物如印板萬千一筆實所儘有筆仗可惜生踈樗仙時畫中之高者青門時畫中之嫩者仲山水墨畫中之微有意味者戊生初

學衡山今不知何如仰山後庄思石亭山各負時名是皆魯衛之政後庄草蟲為優以勤苦得之隨水草尋蟲觀其形像書摺中所藏死蟲無算天錫既無此工所以遠出其下李范及陳以未見其畫難評總之乃區區一人有限之見豈敢為一定不易之論哉大抵畫分兩家有收藏家有賞鑒家有財力能多致者收藏家也善雄別知源委者賞鑒家也兩家勢不能兼王林屋洪西溪可稱收藏許默齋山西縣宰忘其名可

稱賞鑒崔岱屏李蒲汀似收藏而非收藏似賞鑒而非賞鑒毛南寧田柜山既非收藏又非賞鑒予嘗戲之曰二君人品極高而畫品最下二君笑曰子存心雖公而持論過刻予復笑而大言曰據予所棄者容有佳畫而所取者更無劣畫矣渺予小子收藏賞鑒兩有媿顔持過刻之論而欲取信於人其亦難矣不惟不信且有忌其恃才訴其狂妄者矣文進畫筆宋之入院高手或不能及自元迄今俱非其比　宣廟喜繪

惺男號檉居丹徒人博雅精敏詩文字書久擅
時名吕紀字廷振四明人錦衣指揮德性端謹
夏杲字仲昭東吳人累官太常寺卿書画詩文
皆佳求者踵至能一一應之可見其人周臣字
舜臣號東村東吳人詩亦有思致蔣子成江東
人唐寅字伯虎東吳人舉弘治戊午鄉試第一
以會試事詿累終其身李在字以政莆田人以
畫士　欽取沈周字啓南號石田蘇州人文學
該洽詩律清新作字亦古拙可取林良字以善

廣東人錦衣指揮聲名初在呂紀之上凡紀作
作多假善良名後則不然矣王田字舜耕單縣
人以知縣致政善詼諧信口為詞聳人聽聞謝
廷詢或又以為廷循永嘉人清慎有文丁玉川
江右人商喜字惟吉汪質字孟文號海雲金陵
人鍾欽禮號南越山人王世昌號歷山濟南人
與吳偉同時被徵葉仲葉正名葉澄字元靜號
常山世居京師原東吳人文璧字徵明因以字
徵聘遂定為名更字徵仲號衡山蘇州人詩寫

俱妙小楷尤勝少年即不受聘父千金士林重
之官翰林待詔夏芷字廷芳錢塘人陳憲章號
如隱會稽人石銳字以明錢塘人張翬太倉人
史廷直號癡翁江東人性不受覊赤脚騎牛著
道衣腰繫黃絛劉俊字廷偉袁璘字廷器張祿
號平山古汴人張合字懋觀號貴所永昌人舉
進士以吏部員外郎出歷藩臬謝時臣字子思
號樗山蘇州人沈仕號青門杭州人性好遊覽詩
寫精絕高出畫筆之上郁亭山蘇州人郭錫字

天賜樂安人楊戊生陶仰山劉後庄呂思石紀之曾孫李本任范行甫陳莫之皆浙人書畢又扣目今誰為第一曰惟元靜裝表誰為第一曰惟有王辰字子龍者他非所知也胡山子乃大駭曰日肅緊要書他人尚不能記乃於一藝亦能悉舉其實矣是醫家言人之魂魄俱好者方能善解而公記中麁魂魄其獨優者歟嗚呼子惡敢當哉聊述一時問答之言附諸書品之後云

中麓拙對序

屬對在文事中為末技然童而習之至白首有不能得其肯綮者此與詩聯夐別只宜嚴而切簡而明雖若出自信口字句渾然天成無雕琢之跡有金石之聲是則可傳傳而可遠不當以末技目之矣近世士夫家或新歲或創起亭臺樓館門楹之間頗尚對語惜予聞見不廣間有可傳可遠者不過數聯耳　趙王春帖云小心經事久老眼閱人多陸儼山以學士陞祭酒云

步玉登金十八人中唐學士升堂入室三千門下魯諸生李崆峒題河南藩司云依河洛而拱嵩行人物鍾山川之秀枕崤函而負伊闕風氣當天地之中顧未齋書道觀云道院闡玄風看八百班行照玉笋宗門興景運願三千世界湧金蓮駱龍仙在南海作縣南斗以南觀北斗後天之後見先天陸步石提學山東牢落傳經敎及三千未化蹉跎學道年今四十無聞王鳳泉左遷濵州天下椎圖惟海岱古來循吏有龔黃

蘇雪蓑野老洛丹澗底引來龍宿水山僧煑雪
松梢帶得鶴巢雲予鄉前輩作蹴踘對云半空
簇弄團圓月一氣包藏渾沌天是皆與鄙意合
者舉此以例其餘云予自罷太常歸舊里稍稍
廣田園葺廬舍傍水依山足以樂而忘老遍設
對扁以見志林泉花鳥耕稼之外無他辭遊客
往往見取錄之而去但得此遺彼因總成小集
以應客而并述其由如此嗚呼生當　盛世仕
則步止容與安享祿位處則田而食屋而居支

顒而卧鼓腹而嬉得以為太平之民山澤之癯敢忘所自耶詩云無德不報况大德同玄造者乎凡我臣民其何以為報也

中麓拙對後序

士君子通籍金閨垂紳玉闕凡有詩作多倣唐賢或應制或早朝金玉宫殿色象之詞無不隱括成章及至遺棨物外投老丘中驟爾不能為隱逸之音已而讀陶孟有得所言始與遇合予之於對亦若詩然初猶蹇澁以出京無幾尚循

故步久之與世相忘吐辭稍順隱逸對語積百
成千分為二卷名以中麓山人拙對巧非不欲
才力限之也詩有長篇意猶不盡對則取足於
兩言之間亦云難矣夫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同
一鷄也喔喔而春咬咬而秋予惟隨所遇而鳴
甚盛耳敢以對而擬詩哉

山東鹽運司志序

先也筮仕嘗備員戶曹于時梁儉菴為尚書精
于吏事不以先為新任委修條例自念豈但條

例當修哉而會計錄尤其關要者條例完日當更爲此錄功未半而改官乃以蜀之黄郎中華黄陞又以蜀之毛員外縣遷轉不常迄無成功繼爲尚書者屢欲修之以承委難其人輒復中止張龍湖大學士素熟於世務者主考會試嘗以進會計錄爲擬題二事均之不可一日無焉者也予稿雖草創而於鹽法獨加詳焉以鹽雖户曹之一事而實户曹之重事也括其大綱爲十有二時開中以清本源禁私販以通官鹽便

協支以寛法令公權衡以杜奸欺寛法網以救商命禁奸貪以杜侥倖革夾帶以正國體比事例以補商本通官鹽以銷引目號壅滯以便商情興廢絶以清宿弊比事例以蘇商困而節目各分隷爲大較首淮次浙長蘆又次之山東又次之山東固云不逮他方然覈案貢青州則鹽之始也古未有官鬻官雜者齊用管仲之筴則鹽法之始也鹽與法俱自山東始而志可獨無之乎山採海煎雪凝玉屑民之大命係之軍之

命脉賴之歷漢唐宋沿襲不改至我　朝而尤
重爲飛輓之法行而三十鍾致一石者無有矣
非良法善政亘古今而不可廢者乎淮浙長蘆
俱有志而山東獨無之其為缺典亦猶之條例
與會計錄也巡察賓湖曹公慨然興懷以為此
而不志前何以考後何以守遂囑運同王寄山
專任其事而輔之以運判周洛川廣詢博訪極
力苦心删繁撮要一準之於馬遷史記核實切
用不亞夫杜佑通典千百年利害之源千百里

興販之地如指諸掌上而燦在目前覽之終篇
始知凡例所云無一字之虛繆而有三長之兼
該也運使王湛江雖履任在後實趣其成同寅
皆守嚴行潔才敏慮周又重之以賔湖之揀使
所以能集事如此賔湖風清巡地望重臺端代
賔湖著為川谷馬公巡按則渼渠毛公各有不
避權豪之譽震肅內外之風撫臺安峰劉公拊
撫安靜能達在下之情而得大臣之體是皆有
關吏治有補塩政者也天下之撫按者俱如是

爲則天下其平矣志成之次日運司諸君走伻致書託予為之序文予嘗以吏事之精慕儉菴世務之熟慕龍湖既為林下廢人衆復談天下事久矣而可為塩志作序文哉然諸君之意不敢固違又喜志與予所草創條例綱目大同小異謹勉而為之雖然志誠備矣然尚有一二事可叅考者不容不言及之耳成化初年信陽等七場塩課盡數折納布絹銀两逐年十月終觧部後各通關於邉以致引目壅積商本虧折先

年開中一商止許一運司引鹽以後搭派止於
淮浙相兼故得以嚴截買截賣之法後亦以各
邊開中山東引鹽無願者遂有南北搭派之例
道里兩隔奔走日不暇給且有三五年沒官之
限若許令弟男人等赴告運司填名文簿亦通
商之一長筭也旹粮馬正郎曾將山東長蘆隆
其價無商報買雜鹽搭派淮浙鹽內只得重價
納出減價分撥與他商及至引多積滯不行雖
減價十分之九亦無人承用積筭損折盡歸兩

准且畏新例勘合到遲違限者革沒三分之一叫名未到者逐名罰穀千引上下各有年限或疾病或父母物故或資本借貸不敷分撥補勤先赴淮浙急迴山東違限受罰矣又聞長蘆山東一包共計四百三十斤內二百零五斤為正引長蘆定價二錢山東一錢五分內二百二十五斤為餘鹽長蘆南掣鹽所銀三錢北掣鹽所三錢五分山東三錢八分商人嫌重不肯掣從今減七分該銀三錢一分以上正鹽俱各照舊

開邊報中長蘆山東上納折色價銀　如遇豊年
情願上納本色者聽從其便餘塩在運司納銀
觧部轉發各邊雜買各兵粮草以備支用又有
一破格之法他引暫閉只行長蘆山東者一倍
而獲十倍之利事體重大必須題　請或以為
迂遠亦不可知塩法有一言可以蔽之者寛商
而已或者又以為為利國之言者公也為利商
之言者嫌也嫌不當避耶嗚呼商猶農也不奪
農利可使田也不奪商利可使塩也奪其農利

彼不利我田我田其自治耶奪其商利彼不利我鹽我鹽其自食耶是故利農者自利也利商者亦自利也在邉陳陳相因在部源源而來國之利莫大爲納銀于衣冠之部憷恐不足缺粮於矢石之邉不求有餘當道者縱不為商人惜獨不為飛輓之良法善政惜耶序終漫述於此見豹一斑畫蛇添足諸君試請之賓湖鄙言亦有可採而附諸鹽志之後者乎

詠鹽詩序

詩有難題有俗題雪題甚雅而亦甚難不惟難於今而古亦難之作者不惟鮮於今而古亦鮮焉惟其題難作鮮而佳詩因是不多得簡文帝唐太宗帝王不當以聲律較論實則高古不可及庾肩吾吳均何遜徐陵張正見六朝詩人人各一兩首殊不逮其他作唐則李嶠司空曙張九齡孟浩然杜荀鶴劉長卿祖詠戴叔倫楊巨源賈島鄭谷亦人各一首二首則白居易許渾駱賓王錢起李商隱三則韋應物温庭筠四則

韓退之李杜亦止數首其不逮他作與六朝人俱一焉而已然當以長安雪後并紫微晴雪爲冠我　朝自詩道盛後論之何大復李崆峒遵尚李杜辭雄調古有功於詩不小然俊逸粗豪無沉着冲淡意味識者謂一失之方一失之亢其雪詩如天門望雪梁園春深等作正坐方亢之病唐之二作惟唐荆川禁中二作爲能近之其和蘇十首見者率不愜意孟有涯儘可但結句上林篇非雪事次則薛西原陳後岡高蘇門

王夢澤徐昌穀孟渭泉屠竹墟吳皖山謝四溟多者亦不過三四首雖是唐聲其不逮他作亦猶之乎唐及六朝也下此者不待論矣客歲丙辰自迎長以後迎陽以前連雪不已予因喜而為詩歷日不久得詩六十三首既又春雪十六（詩二）首共詩八十九首似云多矣然詩貴工而不貴多予雖勉強粧綴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者也題難而又古今人之所鮮者宜其遠不逮他作而他作素非所長總之俱不能工韓子有言懽欣

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雪詩皆喜辭也殆又為三難矣犯三難而求工辭雖才力之高者猶或不能況予又綿力中才奈何以嘉祥樂事而為強顏苦語也嘗就正於脉泉李公公乃過許以為篇什富麗如開武庫而出甲兵色色醒目何中麓胸中藴括如許雪景耶可謂前無古人矣脉泉蓋通家愛厚善善長而惡惡短者也予惡敢當哉予惡敢當哉弘正以來翰林有賞雪故事刊布詩冊韓熙載撰次四時節令風雨霜

雪取名歲華紀麗予乃林下散人不敢竊比翰林然賞而於今雪詠之獨詳頗步紀麗之後塵云

詠雪詩後序

蘇東坡音守汝陰雪中會飲聚星堂與衆客賦雪詩做效歐文忠公禁體不以鹽玉鶴鷺等物為比不使皓白鮮素等字落句詩意興活潑拘拘謭謭意興掃地盡矣古人倡酬尚不用原韻況若是乎其嚴耶不人言而學鸚鵡不華語而

學羅剎國世固有厭常喜新者在歐蘇高才則可耳予之詠雪不限手此尚且格早詞旁意皆字重限則又不知當何如矣詩有别才以朽腐為神化因淺近而出新奇心雖知而慕之不但力有不足亦且年有不及日課一詩不如日閒一時日閒一時不如日玩一卦日玩一卦又不如無所操存而長歷豔其心嗣今不特雪詩閣筆一切勞心無益事俱有所懲戒不復為之矣加我數年當持此以為即可未知果能不畔其

言否

田間四時行樂詩序

中麓子素不能詩詩不能多客有携梅花百詠過予山堂相戲者予亦可為此乎予曰詩不難於百而難於一韻韻不難於一而難於如唐七言律則其尤難者一两首即可名世百而不佳雖多亦奚以為嚴滄浪以崔顥黄鶴樓詩為唐人第一何大復薛西原以沈佺期盧家少婦為第一或舉似楊升菴升菴定之曰崔詩賦體多

沈詩比興多以畫家法論之沈詩披麻皴崔詩大斧劈皴也客且退待十日後復會於此將為詩一韻百首中必半唐人一能之已百之當時過於自信比詩成客至慚不敢出雖梅花百詠不及而況於唐乎客乃索之甚力靳之太高袖之踴躍而去遺梅花詩於山堂不復取

田間四時行樂詩後序

古來詩人有唱酬無疊和其風始盛於唐之元和間至宋則炫奇鬬博而坡門尤盛然多亦不

過八九和耳積而至百雖為古人之所不屑而亦古人之所甚難今人勿論矣予是詩注脚字死而實獨一青字雖虚然亦非圓活者所以難於次押句意因而或失照應才限之韻拘之也聊以適一時之興非敢有奇慱之心客有愛而刻之者知之晚不及停其工印冊殆遍布邑中矣乃遺之以書願焚其刻而滅其跡客言工不足惜詩能一韻百詠雖古人亦難之者至於棄而不傳為可惜耳焚而滅之事不由君矣嗚呼

予觀經籍考及崇文書目所載詩集至少者人各不下數卷今存於世者能有幾何以予目詠詩較之奚啻鄧林一木九牛一毛哉存亡無足深惜竊恐見是刻者以予有好名之累乃述與客往復之言以為後序而附著前意云

賀馬南治七十三壽序

富壽康寧而身無愁苦殀折世之人孰不欲之然富壽康寧者少而愁苦殀折者不可勝計其端有三焉一係之天一係之上一係之已夫愁苦

則固栢石則盤鳥林則舒魚淵則遊如人秉堅實之氣負強幹之資盖本之天者也本天者壽世帝民朴世王民熈政善養遂教舉行修飽暖安逸而無爭鬭流離盖本之上者也本上者壽魚爛以餌蛾滅以燈燭淚以風膏灰以火無搖爾精無役爾神盖本之已者也本已者同歸於壽夭者不可必上者存乎遇已者所當自盡也南冶馬先生壽年七十三矣二月二日其誕辰也前此宜賀者必矣每於是日輙遜避而不肯

居今壽愈高而賀不可少其情亦似乎不可拘遂謀之子弟不令其知密為此文扣其門而登其堂觴而獻之以報相知從而祝之以期上壽曰人有無年而稱壽者矣有無德而受壽者矣亦有不相知而強壽者矣雖捧巨觴期上壽不亦交有愧而兩無謂哉南冶氣稚形厚性直情真本之天者既不與人同又際太平之運生熈洽之時此雖與人同亦幸會逢其適也至於嚴貞蹈道約己豐人内空洞而外坦易退然不較

是非而介然不可屈撓衣惟隨新舊食不擇精糲善為農如能吏至為吏則又守分如老農斂其跡於塵俗之外而足其樂於山水之間未嘗鶩奇行獵高名而名行傳於州省知於縉紳不但以財濟人且能以兵衛鄉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欲吾壽者戒其戕吾生先生於己之當自盡者無遺憾焉其壽也固宜予兄弟之賀壽也顧不相宜哉居嘗往來見其顏渥腹堅鬚黑飯壯足知壽徵時或馳馬試劒猶有少年之慷慨由

此以䆁上壽端可必者莊子又謂恬愉難兼先生有賢嗣善文目前大振又有令孫讀書將來踵武内恬於心外愉於體更出乎予所云三者之外上壽尤不可限量矣予所謂壽者如此若夫擬北斗之高添東海之籌繪西池之圖製南山之頌是因常情常套之舉非所以報相知云

送月溪温節推還萊州序

萊在章邑大東官其地者兵司大約兩月一之省守則季一之馬佐則歲一之焉閒有便道訪

及者中麓子自以林下廢人率常儉於兒也是以賢士名鄉流風善政日且耳之者其亦稀矣不聞時事不接達人乃吾理道如此非敢矯情過亢也月溪温節推先生嘗因公事相過素慕其声而又超出俗吏常格之外傾蓋有如舊交杷盃時有新得徘徊旬日乃始反轡而東嗣後仍堅吾不見客之心而掃吾繫杜門之跡待三年政大成而膺首徵更一見而賀之今別是亦遠別遂祖之而又為之言曰君性寬而心慈政

善而刑簡清如朱絃之琴明比凝氷之鑑然萊之民風官政一事不忍百事棒引一日告於官十日不得安一夫暴於市十夫潜於室所以懲無良而止徙訟者非剛斷不可書云高明剛克孔子云明察以斷敢為知已言之且日夜望之

贈張雲霞詩序

雲霞張子學有獨得困出而四遊內修外養有賢於人者是處多被人若留張子輙傾心竭誠與人交而有益敬而無失數來吾章近又借居

吾廬子素不接方外士惟於張子奇其術而重其人是之禮貌而館穀之耳偶檢書笥得一素卷遂為詩二首并撰數言以見予非泛交而張非他比也國珎其名佩玉其字河南連川郡人自號雲霞無遠近大小咸以張雲霞稱之問其名字翻不知為誰予特詳及之俟他日有傳方技仙釋者或有所憑籍云

雪菴千字文序

宮詹陸儼山嘗示予羲之千字文與周興嗣所

撰不同愛其筆法比之他帖獨神末句乃羲之
頓首載拜草書豈兵後存者無幾矣周散騎更自
撰一通耶若云為贖罪頓使一夜白頭比好事
者之為也又嘗見李蒲汀尚書所藏大觀帖止
一卷俱二王書雖遊絲筆亦有焉且裝池如法
不但輕似蟬翼而已以為平生兩奇遇也近得
雪蓑子真乃今之古人至其筆用中鋒字兼四
書又有高出乎古人者蓋奇之又奇矣覽者當
自得之不待余言為之表也

寶劍記序　攺窠雪蓑之作

琵琶記冠絕諸戲文自勝國已遍傳宇內矣作者乃陳留髙則成閹閧謝客極力苦心歌詠則口吐涎沫不絕按節拍則脚點樓板皆穿積之歲月然後出以示人猶且神其事而修其說以二燭光合遂名其樓為瑞光云予性頗嗜曲詞醉後狂歌只覺鴈魚錦梁州序四朝元本序及甘州歌等六七闋為可耳餘皆懈鬆支漫更用韻差池甚有一詞四五韻者是記則蒼老渾成

流麗欵曲人之異態隱情描寫殆盡音韻諧和言辭俊美終篇一律有難於去取者兼之起引散說詩句塡詞無不高妙者足以寒奸雄之膽而堅善良之心才思文學當作古今絕倡雖琵琶記遜避其鋒下此者毋論也但不知作者爲誰予遊東國只聞歌之者多而章丘尤甚焉亦章人爲之耶或曰坦窩始之蘭谷繼之山泉翁正之中麓子成之也然哉非哉聞其對客洒翰如不經意纔兩越月而脫稿矣固不待搆久而

不借燭光為之瑞應也果爾是則詞林之幸而中麓之不幸也近見有貽中麓書者其略曰時從門下遊者僕問行藏云多註疏古六經或云多通賓客歌舞酒奕以自頹放而其所著者間或雜引詼謔之詞客或以此病之然僕獨竊笑客之陋者又非所擬於賢者之深微也天之生才及才之在人各有所適夫既不得顯施譬之千里之馬而困槽櫪之下其志長在奮報也不得不齧足而悲鳴是以古之豪賢俊偉之士往

往有所托焉以發其悲淒憾慨抑鬱不平之衷或隱於釣或乞於市或困於鼓刀或歌或嘯或擊節或喑啞或醫卜或詼諧駁雜之數者非其故為與時浮沉者歟而其中之所持則固溷於世之耳目而非其所見與聞者矣中麓復書曰僕之踪跡有時註書有時摘文有時對客調笑聚童放歌而編捏南北詞曲則時時有之士大夫獨閲其放僕之得意處正在乎是所謂人不知之味更長也觀此則其無志於世可知也已

近因賢内之夜嘆流影之似飛悟生人之如寄
一切勞心事罷棄不為小令且難見之矣况乎
文與經觧及如寶劍記數萬言耶嘗拉數友欵
予撇演此戲坐客無不泣下沾襟恐其累吾道
心酒半而先逃然猶為此言者將以闡其徵而
表其素有才如此使之甘為溝中之斷不亦深
可惜耶過此以往將與之嘘吸冲和珍攝元液
以圖超出塵壒之外而遨遊蓬閬之區不猶賢
於徵逐騷壇墮落苦海耶聞者若以為狂則其

狂滋甚矣邑侯平岡恐是記失傳託刻之盖政而兼文者也誠心直道以翰林清貴而出是官勞心撫字苦志辭章不知身為遷客宜其有是舉也繼此刻者當不啻琵琶記之多古有一藝成名者以是刻名出則成之上較諸得志一時富貴必不肯相傳也若是者則又中麓之幸矣

寶劍記後序 託美松澗為之言

或有問乎松澗子者世鮮知音何以謂之知音也曰知填詞知小令知長套知雜劇知戲文如

院本知北十法知南九宮知節拍指點善作而能歌總之曰知音問者乃笑曰若是者不惟世鮮且無之矣予曰子不見中麓寶劍記耶又不見其童輩搬演寶劍記耶嗚呼備之矣園亭揭一對語云書藏古刻三千卷歌擅新聲四十人有一老教師亦以一對褒之年幾七十歌猶壯曲有三千調轉高久負詩山曲海之名又與王渼陂康對山二詞客相友善壯年謝政鎮日延賓備是數者謂之知音蓋舉世絕無而僅有者

也問者更大笑絶倒曰有才如此不宅心經術童子不使之讀書歌古詩而乃編詞作戲與手日所為大不相蒙中麓將如斯已手盡勸之火其書而散其童子曰此乃所以為中麓也古來以才自負者若不得秉時柄用非以樂事繫其心往往發狂病死今借此以坐消歲月暗老豪傑奚不可也如不我然當會中麓而問之問又不之荅遂書之以俟知其心者

賀袁西野七十三壽序

予家藏有二畫圖一瑤池春曉一玉洞桃花萬樹春每對客披閱以為此可將壽意待西野袁先生誕期已及持以獻之以報四十年相交之情客言西野只願壽一語不願得二圖予惟西野受性坦易制行剛方父雖仕宦殊無厚遺西野農商兼作蚤晚克勤因而鳩財拓產化約為豐然儉素不愧清白吏後裔年今七十有三齒堅食壯髮黑顏童冬寒足不近爐夏熱手不揮扇朝遊身不倚杖夜誦目不生花雖長於詞躭

於棋惟以寄興不至若心老子所謂視聽辭欲皆損用能五性不賊七情不鑿諸病安從生而百餘歲壽可取必也近錐生計稍不遂而脛瘡微作梗行且復舊亦不足以動其真念子一而孫多譬諸渭及長江其發源岷山與鳥鼠也止可濫觴耳迨灃涇漆沮達河而入海經瞿唐大別淹日而滔天其勢於是乎始盛矣壽多由於心樂樂莫大於後蕃以此壽西野果愈於二豈圖否主客交觴稱慶之際恍如萬里瑤池之在

庭戶間而千年結實之蟠桃吐花於几席前也

孝廉堂序　歐定門人李遇陽之作

中麓以問學幹局有聲手寺曹之間世方望其晉華選而歷崇階大行其志為天下生人造福乃振衣長嘯投劾東歸聞者咸疑其遁跡之早而忘世之决蹈過方之病而似幽人之貞歸而治第於城之西南隅中構一堂頗宏壯而鮮麗市材於河伐石於山攻木之工鎔金之匠陶泥染畫皆博取乎遠近之良堂前有對廂有重門

有門房堂後有寢居有翼室有二樓二臺二捲廈及一小廳二假山一山有洞園亭六園門二名花㮇石充斥其中寢後重門如前堂左有家廟右有廨庫有廚竈井欄稍遠則有書屋見者咸疑其素勵清節守官箴當事日不聽請託能屈抑權貴人以是不容於世乃今何若是侈也古所謂服其廉而訝其奢其中麓之謂歟況古有明戒居不踰度國有章程服舍違式者罪不輕貸無亦讀書不讀律之故耶且以孝廉字扁其

堂雖相知者亦疑焉夫漢唐以孝廉取士蓋為未爵之人特懸此科于以表逸民而求隱行也中辭嘗官於朝矣其他字額對帖無不類此又何冀名實不相蒙也余為門客尚未能解其義矧門墻之外萬里之遠者乎聞以請之乃欲答而不答遂以愚意質問之夫兩及門三上書者風之靡也三揖而進一辭而退者士之介也秉流則行遇坎則止者道之中也見幾而作知止不殆者保身之明哲也不為而後有為知退雖

於知進中麓未第時曾習舉業於河上寺中堂嘗受河上公術耶故曰養辯於其訥藏勇於其怯暫免官而宅心大經濟他日復出探囊試方緣有大過人者耳卧龍躍馬本自一途屈蠖飛鵬各逢其適是之强仕之年即有懸車之興也其撥家而為此堂也攷之於古則木經及營造法式梓人遺制多有合者其在於今則稽古定制并集禮禮儀定式禁革奢侈近例不敢故違四品者廳堂七間今反貶其二矣出月俸柴薪之

餘籍購買舊產之助工食得之户曹使者車邏借之同年司諫一夫一物未嘗取之縣司鄉人供役匠作效能不數月而堂落成再涉歲而第完備非潤屋之貲財豐裕乃主人之調度美善也雖游者駭為傳者譁為捻之不足當巨室之一玩而敝敷貴一屋之直也至於以孝廉名堂義亦有取豈以會登仕籍而不可是名哉掄賢黜劣剔濫拔淹宣力効勞摛文敷政孝之移於忠者也化俗勸善懾暴服強如古之陳太丘濟困扶

危恤孤優老如今之尹恭襄孝之在於鄉者也門無私謁吏有畏心守俸如井泉而律身如處子廉之著於任者也外貌泛交而內有界限終日享客而未嘗酗酒非其有一介不取勇於義萬折不回人有苦役未平每懇告於有司者之前不因事而媒利不恃勢而凌人非其廉之見於歸田者乎是則孝廉之云仕否以之不止養親潔己亦非專為在野者設也其聞而疑者不知之甚者也見而疑者不知之次者也知而猶

疑者知之淺者也愚三說將何居焉中麓復欲
荅而不荅余曰無言之教難免有隱之疑若終
無酬荅則疑不在他人而在門下人矣中麓乃喟
然而嘆復莞爾而笑曰古有以隱為高亦有以
財自污者謂愈高而和愈寡知我者希則我貴
吾嘗以文自負以兵自雄有震蕩一世之才經
營四方之志一麾而不復出者此堂也然得以
保首領而長子孫優游讌樂多歷歲年者亦此
堂也嗚呼此堂也夫余聞言始豁然大悟乃知

豪傑之所存與矜持細行而拘拘於小廉曲謹者殊絶退而逢人即語之曰堂成而中麓眞隱矣以後幸勿以李徵君稱之但曰孝廉處士可也適親友相率往賀遂以答問之言為叙如右而賀客姓名備書於左方云

賀萊蕪楊尹晏胥奬勵序

世有尚玄者朝遊漆園暮宿盧塞拉北宫黙以為侶與夏首黒而作朋有悦白者舂居月舘冬息雪堂狎群鷗而忘機乘渢鶴以訪友又有喜

鹹者東蹜滄海西走鹽池啖枯魚而充饑飲濿
鹵而解渴有嗜甘者南適中山北掇黃壤采甜
菊而填枕引醴泉而鑿池人之好尚不同如此
欲娛於衆目適於衆口其亦難矣哉見與揚先
生之尹萊蕪也睦於同官教在諸士惠流百姓
獎之者先有一司僕一撫院後有傳何兩巡臺
其措辭雖不一而稱其賢則同將以是月念又
八日舉奬儀於學宮而設禮讌於縣堂其僚友
麗丞蕭簿斉齋蓮幕各具書屬予門人揚秀才

問言以發之章與萊封士近而素聞其政又去歲因公事㮛顧而親見其人性和而直政誠而懇有以奬疲儒而改觀聽奬辭足以槩其人而詳其政至於弭盜賊善與造此則奬辭之所未及者人之好尚不同而能使上下皆賢之此何以哉由其守廉而心慈爾廉與慈人之首行而政之先務也甘雖無味而天下之至味於是出焉白本無文而天下之至文於是生焉故曰甘受和白受采白有似乎廉慈有似乎甘久之尚

玄喜鹹者亦將變而從之矣雖然屢奬不如一
薦奬止比之美考語薦則登之旌異薦徽取非
薦不可得故作吏者有一通言屢奬難足以見
賢一薦方可以濟事見嶼之薦劾將必繼奬掇
而疊至首徽　欽取獨先東國司諫執法列桀
內廷矣用以興文諷㕡而天下之治有賴不但
庇覆一邑而已然易心生於所忽官儀時當自
省為清白良牧為文不忍甘言而以藥石終之
惟見嶼不以為刺目苦口則萬幸矣

勒石考德集序

李開先曰吾門世世積德有聲乎一方久矣然積德有三棲身隴畝寄跡樵蘇不入城府不求聞達是之謂隱德傳云隱德弗耀文能華國武足籌邊吏治精明兵勳赫奕是之謂顯德詩云不顯惟德濟若持危憐貧字幼施於不報之地藏於獨知之天是之謂陰德李士讓云陰德猶耳鳴自吾祖至父行世世惟力田居村落止擇一可讀書者來城市故近南城有宅一區蓋宋末

祇今矣家貲累萬良田百頃官則武為都統文為州守等秩其積德三事如前所云皆其實行且兼而有之者也吾之為子孫者農則田粒足供數口宅毛可備四時鄉風敦朴化日舒遲閒鑄惟野客呼門絕里胥仕則廩祿虛糜歲時坐積品階漸峻金紫究歸生者獲封死則有贈龍章鸞誥恩及泉原華表穹碑光生草木　睿制温綸深勸於石附以志表編成捴集俱是石刻名以勒石考德皆　皇恩之下庇而祖德之

遠流也爲之子孫者如不常厥德德或二三焉其何以報　國而承家也哉噫斯編也非惟考祖德而子孫亦因以自考云

西野春遊詞序

詞與詩意同而體異詩宜悠遠而有餘味詞宜明白而不難知以詞爲詩詩斯劣矣以詩爲詞詞斯乖矣其法備於中原韻其人詳於録鬼簿其畧載於正音譜至於務頭瓊林燕山等集與夫天機餘錦陽春白雪太平樂府樂府群玉群

珠等詞是皆韻之通用而詞之上選者也傳奇戲文雖分南北套詞小令雖有短長其微妙則一而已悟入之功存乎作者之天資學力耳然俱以金元為準猶之詩以唐為極也何也詞肇於金而盛於元元不戍邊賦稅輕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詠作樂於心而聲於口長之為套短之為令傳奇戲文於是乎侈而可準乎矣穆玄菴謂不可以胡政而少之亦天下之公言也國初如劉東生王子一李直夫諸名家尚有金元風格迺

後分而兩之用本色者爲詞人之詞否則爲文人之詞矣自陳大聲正德丁卯年沒後惟有王渼陂爲最陳乃元詞之下者而王乃文詞之高者也可爲等儕有未易以軒輊者若兼而有之其元哉其猶詩之唐而不可上者哉予與西野先生爲詞友將四十年矣知而守之未敢輕以示人恐聞者以爲談之奇而負之妄也明珠夜投將按劍而視我矣西野年愈長詞益工而論尤合近作春遊一闋語俊意長俗雅俱備聲中金

石色兼玄黃真如遊上林而踏青鄭淑景春菀歷歷在目予愛而刻之因併序詞之源流如此或以為詞小技也君何宅心焉嗟哉是何薄視之而輕言之也音多字少為南詞音字相半為北詞字多音少為院本詩餘簡於院本唐詩簡於詩餘漢樂府視詩餘則又簡而質矣三百篇皆中聲而無文可被管絃者也由南詞而北由北而詩餘由詩餘而唐詩而漢樂府而三百篇古樂庶幾乎可興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嗚

手擴今詞之真傳而復古樂之絕響其在 文明之世乎

重訂焚修揭要集序

吏曹重門內南爲稽勳司東鄰文選後衙通衢既非文選之多政日聽通衢之歌聲部下謂之外翰同官稱爲吏隱有摘陋室銘爲戲者有笙簧之聒耳無案牘之勞形不啟爲郎於此歲已周矣事簡既可藏拙心閒又可修真乃細閱雲笈七籤并博采道藏中有關涉玄學者終以傳

抄傳聞秘旨若究沉思必與吾心契合乃始放
過揔所得而揭其要共有七節性命雙修因名
其集曰纘修揭要人言生之道有餘而後治之
道斯之閒司培養以待冗時作用以圖報效
明時及為文選作用既不能副其所養今歸林
下培養又置之無用復取舊著讀之多有支離
齟齬者春和秋霽筆札可親督耕省斂之暇從
而改定之仍是七節節節鑿鑿可行更名重訂
雙修揭要云爰有數道發靈根頓悟真訣有傳

將以是就正共趋塵障但恐更生命壽丹砂易耗而仙階愈遠耳然凝心牢不可破徑行挽不可回縱不能得長生獨不可護殘年耶

四時悼內序

遊賞為方外之福好遊乃覽勝之興身輕則濟勝之具也三者吾廣乎兼有之時或興到便欲策馬長往止遣一僕歸報曰遊某處某日迴得以盡遠遊之興而無內顧之憂者以張宜人善持家也今則封識大小門窓分囑男女童僕迴

旋數次猶不得出門近遊且有所不可況徑情遠遊耶如前三者云云無所用之矣事有重輕人有疎戚或值疑難處從中商確以之應事接人多得其當予性煩躁醫者以為肝木偏勝每遇盛怒賴其多方解說不惟不遷然且頓釋久之肝氣亦平矣人事不減於疇昔就中無可商確之人任情應接過失有所不免肝病更復萌作藥之殊不奏功康對山向嘗簡子云內亡而出入不便尋芳訪友之樂不得自遂乃知林下

清福其不易享如此李崆峒志左夫人有云古
今之慨難友言而言之妻今入而無可與言者
二公之言往時讀之不覺沉痛乃今知其言之
不徒矣宜人既已棄我有一愛姬又相次即世
周歲之間懊惱萬狀撫景激衷四時各有數曲
彙成小集名之曰四時悼内云愁腸欲斷淚眼
將枯以此付之童輩長歌當哭非以恣泆樂而
喜篇什也觀者必有知吾若心者

賀滋臺王國賢榮膺冠帶序

國家權宜財用以濟大工實邊餉懸格各有等差有上納加納者隨其職役或即選授或止給冠帶應募者初則多後漸稀矣近亦有分別停止者衙府掾凌臺王國賢以二考在京遂如例輸金拜受冠帶而歸鄉人有尤之者曰以君才力器識倘隨衆實歷久而省祭聽選得一資半級亦足以行其志而宜於民凌臺笑而謂之曰百畝之田尚不能治而顧望我於爲政耶其應客之言雖如此以予觀於凌臺居家能濟灑父

毋墳麓兄弟琴瑟夫婦箕裘子孫以之施於有政豈有不能溫飽黎庶而承順上官者哉洩臺不但無悔心一歲之間非祭先迎賓及喜慶大宴會加冠束帶之日無幾也人又有尤之者曰受冠帶於　朝而藏冠帶於笥非所以榮　上之賜而起人之瞻也洩臺又笑而謂之曰戢冠傳帶仕而儒者之服斗笠麻絲則野人所宜如公赤之立竣子張之書仕而儒者之事希逢韵之掛絕貢禹之彈是亦野人所宜然有時露頂

赤身或不冠不帶亦可也其應客之言又如此以予再觀於僂臺為農嘗隶服耒耜揮扶鉏犁披冒星霜櫛沐風雨自以混跡田父為得計豈肯以衣冠別大衆而誇閭黨哉嗚呼人有為徼名利而離鄉棄親者矣有假衣冠而欺世炫俗者矣僂臺皆反其道而善用之所以賢而可賀乎弟繼先予門人李永正偕衆親友往賀也非出私情亦不徒以其冠帶特詳其與客問對而略叙以鄙見云

中麓續對序

人言出對易對對難若出原不佳對佳則為偏勝難並觀矣予纂有對千餘聯誤為世所珍尚刻行久矣乃後求者不已散作亦時或有之比之前刻又得二之一賤物易售貪心無窮名以續對遂亦刻之出與對皆不佳未知觀者仍前珍尚否前序引中格數對今復有聞因附著之程南樓雲霞千里客風雨一間樓楊文懿半壁金花春宴後滿床牙笏早朝迴英國公祠肖像

之祠春秋致嚴乎二祭垂衣耀袞典章特重乎
三王胡可泉題余闕廟生也不辰君固非而臣
自是死焉得所身雖夷而心則華陸少石子十
餘歲一對亦可取玉關風清環珮珊珊青瑣外
金吾夜靜笙歌隱隱畫橋東謝汝湖鳥動天機
帶得春來花外唱魚穿地脉拖將月去水中吞
稍涉尖新然不失為警句簾短能留月樓高不
礙雲兩朝恩命頒新澤五世衣冠秖舊廬一榻
禪關貝葉風飄塵麈却半間方丈曇雲日影色

空忘孝弟慈父子兄弟足法智仁男天下國家可均四聮則唐荊川之作頗為雅致云

續對後序

古人語言有成對者非心乎對也文意遇而自然成之考之易書詩傳皆然後世拘聲律分門類嚴偶仗駢四驪六抽黃對白而自然之文意漓矣子對已多更有續作似涉有心射招百人終有一中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見者若取其中之自然而略其多之强綴擭十一於千百是則

予之至幸而亦作對之原意云

續對又序

今世人生七八歲出就小學先習對句然後講書作文所傳聲律發蒙總龜對類羣書類句錦囊詩對春窓巧對皆爲童子科設也予對雖稍古雅然不免爲小學事癡翁生一子年纔三尺餘水缸中見一幼童不知即其影也相詬而撲水滿面歸即泣訴與其翁翁往視之缸中一翁垂白亦不知其影也怒指而數之曰衰老如此

尚欲與少年爭氣耶予之為對殆亦有類乎此

拙續對又總序

拙續對成偶與二客同遊城西園客行稍後記誦二聯不得其全進予及之一客問曰君對有蝶栢鶯篁富貴山中相上四字得非對以螢燈蛙鼓耶予曰果若是則小學生矣又一客曰萬里將高新馬鬣下三字得非對以牛眠耶予曰果若是則老學究矣對雖欲嚴然意活潑而字不拘束遠則對以近俗則對以雅緩聲則對以

急響乍見若出言外徐察不踰目前斯則對之上者也惜予心知而力不逮耳囊携刻本出以與之乃鰲竿魚網生涯河上公及萱堂拾得舊態尤二客嘆不絕聲稱不容口以為由此得作對之法矣實乃譽人太過媿予甚深相與坐園亭食野菱毎讀一對必詳細品題忽復更深而客熟睡因大書於壁間云校對千聯猶未畢挑燈二客不能從次日指示之乃深揖而各大笑去

新泰縣志序

縣之有志小而如家之有乘族之有譜大而如國之有史經之有春秋然家非乘無以遂生聚族非譜無以別宗祧國非史無以昭鑒戒經非春秋無以為斷例故志者史之餘也史者春秋之餘也斯其大者也乘者史之餘也譜者乘之餘也斯其小者也總之無小大均有關於治理者也況　昭代屢詔禮部遍諭天下郡縣豫修志書以備採擇但志有作者不課有司以最無

者不罪有司以殺宜其視為末務漠不關心而其鄉之人則又以直則叢怨詭則增羞煩則費工簡則有遺太文則非體太俗則取笑又無權力可以鎮服有撰宜其作之者鮮郡猶之可而縣則往往缺志也承平二百年來人文極盛自山東通志成而縣志亦多繼出新泰孫子述李子廷臣兩貢士并其同志十友媿其縣之無志而志之無人也慨然興懷主以孫子而輔以崔子克仁張友從而助之舊志取而損益之博綜廣

覽摎逸析疑覈實黜浮刪繁挈要經典載籍固所尋信殘碑斷碣之所刊刻牧豎樵子之所傳述亦不輕棄首封域倣禹貢職方之例次建置倣春秋築新之例次户田倣周禮大司徒之例又次職官倣列國年表之例又次人物倣遷史七十列傳之例纂集備具條貫精詳一方文獻足徵百年信史有賴生於斯吏於斯者由此考見封域之險夷建置之沿革户田之隆殺職官之奸良人物之消長以淑其身以善其治非若

志夷堅者失之怪廣輿地者失之煩敘齊乘者
失之略表九域者失之泛以鄉人而代有司之
事足以備　朝家他日實錄之採擇楮墨版刻
之費曾不倚於官俱出諸修古會生息之貲嘉
靖己未仲夏首事庚申仲冬報完孫李二子舫
詣予家請序其端予因此有深慨焉同一紀漢
也蕭常不如袁宏袁宏不如荀悅同一志陝也
雍錄不如舊長安舊長安不如三輔黃圖人言
文章與時高下無亦時使之然歟吾章志原草

率久且不修竊意不敢輕易擬古歟如近世隨州志之包括相臺志之簡要武功志之宋潤稿雖創而未就官罷閒居翻不如未發身者之留心文事予既勉爲一序以塞遠客之請續當急成一志以慰吾同鄉之心云

賀泰安州守楊孔峈膺奬序

泰安太守楊孔峈涖任年餘首爲巡察陳公奬異而太僕李公又繼之其同官祝誠菴將協鄉士夫儒學師生率胥吏緇服持檄具儀群聚州

臺上下如巡察太僕所指授而舉行焉孔峪豫辭不敢當而禮不可廢誠菴乃謂賀言於中麓山人以其嘗官吏部職進退人而所言必不浮也又誠菴尊翁嘗知予邑有遺愛而所請必不拒也於是發其牘而驚睹獎辭皆侈美崇褒足以緊其政而非過情者聲稱由此藉藉凡宦於東方者咸知所勸戒蓋驊騮不與駑駘齊足則其馳愈疾蘭蕙不與蕭艾同器則其香愈烈治具非賢不張吏治非獎不振獎雖次於薦亦所

以振吏治而張治具也吾章去泰安二百餘里鄉人多有流寓於彼及香客往來者傳稱孔峈善政不但如陳李二公所云興學重士正俗平獄萃離補隙起仆蘇疲勾幹簿書賦徭刀筆各詰其極而精其能是以士不妨其業工不易其肆農不違其時盜不入其境香客往來無不各得其所揔其所以以其清廉寡慾愷悌多慈因以來奬而得衆云貪酷之與廉慈治具之張弛吏治之振否所係甚大故十金不杖數十不徒

累百不戍千金不死而可通鬼神笞十血出數十臀破累百身無完膚而濫用非刑則民無所措手足官吏凡犯貪酷者革去冠帶雖子孫應貤封者亦不之許何其嚴也子罕曰不貪為寶孔子曰平易近民司牧者宜以為法而況國禁甚嚴耶孔峪效吳隱之之飲水而劉宗正之用蒲毒熱則為著物之清風旱乾則為隨車之甘雨水潔而人爭濯之茅柔而人爭藉之陳李二獎辭雖不盡同或稱其醇謹或兼及馬政大

端不過廉慈兩字而已其得獎也非媚非乞無將無迎由此可薦可徵可臺可省可相與卿綽綽有餘地但朱晦菴嘗謂其門人吳氏曰初官受獎可以思懼勿使過情而躁進吏部原與人多規而不諛然亦古人拳拳相勉之義也聞誠菴今且同獎歲逼不及更為一序賀之因而附其說如此

均平首政序

均徭每三年一審將開審前數月撫按兩臺必

嚴督府州縣取歷年編審底簿要見各項銀差有無增減力差有無冒濫備細查議從長酌處藩司又有隨時則例刻書傳布盖均徭乃東方之大差能均平則有司之首政也吾章素稱上縣然雖繳亦已久矣何也徭役偏累之也往年坐派差銀六千兩力銀二千七百兩銀數尚少上户人多所以累猶不覺嗣後加增二千七百兩除正加聽征外代充府所屬州縣銀五百兩有奇二項銀後又加至一萬一千四百兩除正

加户部果實外又代泰安肥城等銀五百两有竒計算門丁正銀不足上六則人户每正銀一两倍增一两下上七錢下中六錢下下亦有四錢以上之數況生齒繁多之久旱雹災厲之餘邑人惟視徭役均否以為去留平時已為急務在今日則尤為首政也漯溪董侯淮章政之次年即值審期上司賢其賢檄審新城淄川濟陽三縣章人忿然曰吾慈父母乃先加惠他姓乎在新則暫譁即定淄則帖帖無怨語濟則詳詳

有頌聲及審吾章里老不敢肆其欺吏胥無所容其弊先期訪問有法臨時審問得宜人咸悉其情辭而老者嘆其自來無此精當也降則者多而陞者少降者稱之可也而陞者稱之亦猶之老者與降者謂非一難得事哉至於老疾逃亡則去之無遺前此有八十歲不免差逃十數年仍掛名者宜其下得民心上多薦疏掩前令而足法後至者矣況年甫壯而又都會之產也非若外方習知民事者委任無暇時又往安德

奉迎　新封爲日無幾更爲難得者矣郭丘劉
三校師及多士各爲聲詩頌其盛而題其册曰
均平首政屬中麓野人序其事野人蒙愛獨最
且慶邑人將去得此而留自知文雖弗腆事不
可無傳而情不可遂已也乃諾而問之曰侯之
善政非惟徭役一節然在今日均平則爲首政
之又首政所以其名尤著耳諸君亦知其所以
然耶侯學有本源師長親友皆得其人輦轂之
下博觀廣取與外方徒習知民事者㝡不可同

兼天資之美耿介而沖和安閑而明决雋茂而謹重敏達而寛深是以他政悉優而徭役尤著記曰脩身及家均平天下持此爲直柱史名諫議閣吏部進而佐理天下亦可矣寧獨首政一邑哉第恐侯素謙退不欲文以揚之三校師及多士應曰昔劉晏爲温令有惠利民皆刻石以傳嘉祐中衆舉晉令王元規十異政上令審官院記姓名侯之善政非惟徭役一節而刻石舉聞又豈出劉王二賢下哉區區一冊詩序未必

深詩而嚴拒之因先述鄙意而後及諸君之說云

詩外徵撽序

傍粧臺百曲中檇子歸田後出於一時口占恐其久而忘記筆之於書又恐其久而散失録之於梓自愧草率幸而偶投時好和之者奚啻數百人而渼陂王太史為最刻之者奚啻數十處而渼涯李太守為佳盖王隱鄠杜擅秦聲而負重名李官真定得吳工而為善本敦樸如馬谿

曰亦有和章簡僻如舞陽縣亦有鋟板他可知矣雖然古之白雪陽春調愈高而和愈寡今之時文講套趨愈下而刻愈繁予詞和刻皆多不足為美然韓昌黎一代文宗也毛穎傳見者笑之碑文前刻未完後毀繼之予詞獨幸如此謂非間有稀逢事哉　　新樂賢王尚文樂善宗藩中之出色者也雅愛予詞從而和且刻之名為詩外徽𡽹音韻協和字畫精好衆作瞠乎其後衆刻風乎斯下矣予之詞傳而益遠予之幸大

而無窮書成敬致數言聊為一謝云

賢賢續集序

賢賢續集者後賢賢小集而作者也小集為李愚谷續集為李脉泉為愚谷者摠其誌銘挽詩祭文而為賢賢小集為脉泉者亦摠是三者而為賢賢續集也十年之間良朋凋謝如江午坡呂江峯潘春谷唐荊川王遵巖俱遠在四方愚谷則同省矣脉泉則同縣矣地愈近而情愈切恐其歲愈久而跡愈陳二集均之不可無者也

但二李皆文人也賢大夫也豈借此爲輕爲重拙作亦焉能爲有爲無見賢思齊賢賢易色各存乎其人然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識其小者是刻聊以盡吾心而報相知云耳輕重有無奚計焉

賢賢續集後序

嗚呼脉泉李先生之殁也關係百年氣運足占一旦人心予爲墓文未及其事惟祭文微露其端欲無言然有不得不言者欲有言然有難直

言者續集之刻不直言而直在其中似無言而
意在言外矣

訓蒙謬說序

中麓子居官頗有餘興首談理學次則吟詠唐
詩元詞收攬兼併熟讀晦菴元城語錄而二程
全書前數冊覽猶未竟也唐荊川嘗謂熊南沙
曰李子其不識明道伊川耶何於其書不曾一
言及之以入吾之聽耶中麓子潛聞之乃因疾
註門籍已吊慶謝賓客減酬贈郎取二子書盡

則詳觀夜則考正疾愈走會荊川但有言即以
其書作証荊川驚訝遂邀南沙相與講訂罷官
來不復記其事矣因蔡君之索序持其刻如珠
獲照乘總其類一十有六究其極一一可作龜
鏡焉且典實痛快直截明瑩可與共學可使從
政謙稱訓蒙謬說實則教士之章程如法家之
律令由此而孔由此而孟舍此為學則非靜修
則非篤敬甚至滅質溺心墮身陷阱認賊作子
即心見性宜其去道日遠有如庭徑殊不知大

化流行是之謂命心之神明是之謂性廣才惟學成學惟靜久坐則心定是其應也以動則懿盛是其病也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執以定其所無定爲精魄收藏鉛華洗淨中養不中蒙以養正士而希賢賢而希聖外無別學非敢爲侫右軒王子使民興行政有餘閒刊蔡說簡編輝映今之浚川慎言東橋近言後渠寤言崆峒子八篇陽明甘泉之著述皆可相並雖躋之元城程朱之成書亦云克稱王名之弼乃涇陽文士

臨城賢令為此說者乃寧晉舊柱史汝濵其號蔡鞶則其名姓也

送州佐詹崑峯陞任廬州通府序

昔者齊桓公以王者何貴問於管仲仲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仲因指示非蒼蒼之天也民乃王者之天也孔子論御以馬知愛者為上知敬者次之知畏者斯下而易敗矣吏有治江與巴者去後江思而巴忘蓋江以寬而巴以嚴也不以生物飼虎者順也李豈之所以尹樊也不以

食粟秣馬者廉也季文子之所以治魯也寬[illegible]廉順四者牧民之善政也政善則得民得民則得天矣王者尚以民為天下此而百官群牧可知矣今之有司賢者固有之大端操急切之術用嚴刻之刑夕改朝更日朘月削常賦之餘有横歛正役之外有重差所欲不與聚所惡不勿施食求適口而不恤民之浚血也衣求華鮮而不恤民之剥膚也索求充隆而不恤民之破產也飢上厚寶而不恤民之鬻妻棄子也民已失

所天矣又安能天其天哉崑峯詹先生以愷悌子民之心而為平易近民之政然而法未嘗不行吏未嘗不斂而民未嘗不畏也其寬如水之納汙其愛如水之濟物而廉則如水之見底順則如水之就下也在武定和於寮而宜於衆在章城斂於事而慎於官時雖暫攝心則如久任者適方有均地事民惟恐其去之速忽傳擢判廬州府雖有郵報尚未得告身果能吾群望而地得終其事此擢在他途或徑外選者固其常

然以進士久謫而止有此又況先任學職累遷
而至曹郎仕路淹滯鮮有如此者其初聞報貽
予簡劄有云浪傳未必真真亦何足貴及接其
辭色有欣然欲往之意畧無怫然不平之嗚盧
乃吏窟財淵也予在驗封日撥辦事撥當該惟
此與涇陽獨多唐涇川嘗遊其地同蔡可泉葊
糧窮其術始獲清數是行雖云三府可比他處
中府之別駕而下府之太守也以其輔州守者
而轄府守治州民者而治府民何所不濟寬愛

廉順雖以之贊治天下亦可也又何有於一府治一府佐哉民安政成之後不但復舊爲郎將晋爲京卿得時行道償其積劳斯又不可不謂之天也

送虹洲秦憲副轉任浙江提學序

人士有識治體者其爲言曰世道隆平在人材人材任用在銓司成就在提學官有尊乎此者有卑乎此者非不爲人材設也内外惟此爲重耳今之提學雖在正統年添設實即古之司徒

以綱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以備選士造士之
需者也以禮讓道德之化而爲君子長厚之風
所以人材成就之多而世道隆平之久云士先
孝弟忠信明體適用此我 朝祖訓也爲提學
者所宜恪遵謹守而稽查課業校取藝文亦非
所緩至於訪察隱行起止出題則固其末也方
知行文即望進取雖師長教言面承而身悖口
是而心非士之弊也久矣近時舉業非不精細
輕利但失之纖巧洗滌論策則尤不及舊以其

只工經書之文而經書亦鮮講解之功人有作戲語者勿論大場小試若除却天神機妙四字諸生雖熟於文者將閣筆急切不能措一辭虹洲秦公為憲副於東臬能清吏治而得民心及帯攝學政又能振大風而變士習不數嘗以書稱之曰秉時多作要兩謂非一應龍耶乃因數推首薦往督浙之學政非若在此暫攝者以其教乎三齊者而移之乎兩浙何所不濟浙以文獻甲天下而無錫亦以文獻甲南畿公乃錫産

也又何所不濟耶況其為文佳而且富素傳誦於後輩而會試中前名未仕取重於鄉人既仕能協乎僚友以其文行為訓非徒托空言者浙之文獻將由此愈昌矣調官之例前此久不舉行公已為憲副脫非隨時通變則無今日之轉今轉謂非斯文之至幸耶令弟文橋先生文行猶其兄見守金華不日將擢督學憲副亦猶其兄矣足占一門之盛而世德之厚也雖然敎固有本而更有方夫劍乃天下之至剛者也必鑒

山取鐵伐木供薪清水淬鋒越砥歛鍔經百鍊而豁以寶鞘飾以珠文然後雪花照人精光射斗陸剸犀象水斷蛟螭鏡天下之至明者也始型則朦然如睛漆及塗以金膏爍以汞火粉以玄錫搓以白旃由是行雨生風興雲吐霧秦樓有姓魏雒知名白蜺倒掛青天而蟾蜍俯懸綺戶羽乃天下之至文者也必先湛之以朱秫之以丹三染為纁五染為緅七染為緇方得五彩炫耀諸色陸離如鳳翔千仞而龍躍九天學必

以其漸惟漸乃入優柔不逼日攺月化講道以致用爲實際而一掃凌躐空虛之病校藝以獨得爲優等而盡黜苦棘浮薄之談今大比之期近矣期近而取士精處事敏尤見不群之才再遲之歲月而人材成世道賴爲區區林下散人亦且懸望而竊聽之以爲私慶浙經倭害之後郡縣有不如舊者筆墨磨弄之餘兼及兵矢交馳之法以韜略而佐文章以周孔而兼伊呂固非分外事也故曰有教者必有政又曰有文事

予公有武備泰公行且兼之有所譽而有所試豈非自誣更非誣人者矣

邊華泉詩集序

向予副郎驗封日僚長則五泉劉憲甫也公廳發遣政務舊規惟長主之而副不與焉五泉以相愛且諗予識事體也每升廳必偕然亦不過數事事亦不過數語終朝斂坐如粧塑人因譏華泉詩集就硃墨筆逐一選取期於精而不貴多問有未安者退公又正於百泉皇甫子裝潢

成帙托之舜澤蘇代巡刻焉劉函山嘗以書致謝曰華泉之殁意以為世無復念之者今其墓上表墓中誌程石門與李蒲汀陸續寄至吾夫又以其詩集刻之昔中書人生殁後亦行運耶近來朱考亭陸象山交運亦復如此盖遵朱者黜陸信陸者抑朱士夫互為勝負耳集有蘇序在後而前序必須選者秉筆豈可他干耶嗚呼華泉文光上燭奎壁才名下满寰區詩不必予選而傳不必予序雖虗其端不敢遽任其責遲廻二

十餘年今始勉強追而序之曰　國初詩微存古意亦有古法至成化年而萎腐極矣敬皇與文勤政事簡俗熈士夫爭以聲實相高詩三變而復古不但微有古意古法而已時則有慶陽李崆峒信陽何大復雖云角立而為二其與邊華泉實則鼎峙而為三崆峒嘗相與面議曰詩之雄渾吾能之而後逸則讓二公若官爵吾與何同而崇貴則無如邊若壽年吾與邊同而何則不及耳後李何止於提學副使華泉則由

提學而至大司徒何年三十九邊五十七李五十八皆如所逆料李何集家藏戶有人人能舉其辭而邊集近亦沛然傳矣詳觀其作或撫景物或悲人代或贈送倡酬製裁錯出意匠妙解其音清而越其節暢而舒其調高而雅其體正而平可以力振風騷挽迴正始　國初不足言矣原以詩禮傳家而更善藏書晚年又多得之酒與詩酒本一事也居諫垣嘗劾得時中貴及文武大臣任學職而作人陟太常而明禮刑允

賦平則其在刑户兩曹事也其政若是宜其言亦若是而詩可並李何父傳全集四十卷閒將有入梓者此則八卷鏤板一仍在晉一在予家此序當分而刻之兩冠諸其首

送聯峯徐通府陞雲南順州知州序

人有恒言當局者迷權官如劫士在微時止知讀書作文一旦臨政茫無所措惟寄耳目於左右而已譬諸對奕有失而旁觀者或得之官有正有佐在原衙恐敗名節頗能隨衆矜持以之

署印得獨行其志因而貪賄者多矣迭切之言雖非百世不易之定論亦一時有感之憤辭也聯峯徐先生原以姚江才雋出宰光澤名邦敏捷見事風生練達不須日久以善政賢聲薦擢濟南三府三府事治歷委又各效其能因吾章缺尹暫署其事尹久不補遂久署其事值百務叢集而催科尤其所急終日坐公堂食飲亦不退私居勤如救火應止酌水一事不苟一毫不取豈迷於當局而變於權邑者哉偶得 朝報

陞守雲南順州或者疑其未真予則聞而信之
往惟以才力不及者投之遠方夫政治近易而
遠難地里近緩而遠急今當事者意欲重遠而
輕近往往以有才名者推任滇南如陳平岡是
已聯峯守倅未三年是擢亦可謂之速而超矣
順去鄉國七千里今治所萬里而京都則萬餘
里議者以為太遠若政不宜民心不獲上雖臨
境不足貴而上下相安雖滇南謂之近在門庭
亦可也順原諸滾與羅落麽些雜處後羅落椎

長有名成斗者族屬漸盛遷居牛賧元置順州隸北勝府我　朝改屬鶴慶牛甸烏鋪四面環繞山川險阨巒嶂秀奇居民性剛健訟好帶弓矢然人地異而治理同惟望聯峯本之治先擇者可也治濟南署吾章者皆可也若以夷視之則遠其性矣

再送徐通府陞順州序

攝縣入多謂之護印言看守印信而已無所事事也有急切搜求者時雖暫而功欲多或如抱

前母之子曾無愛惜之情三者皆非也聯峯之撰吾章也原擇才而命之至則隨事而應之閭邑無不佩德而敬之者躬節儉省靡費簡刑罰止訟獄廉平之政本諸慈惠之心而治理立效知縣事數年者翻不能及初將政委之佐繼而遠遷之任國父老鄉大夫次及縣佐貳共惜其去托中麓子為之文中麓深感聯峯且不忍違衆其士夫已為之代筆而佐貳之請更堅遂亦應之而父老則固力有不暇然聯峯已得部符

仍有關卷事未完行緩則總不敢豫貲耳夫一人之知識有限而衆人之聞見無窮拙文惟擾衆為之不參以己私但為佐貳則言止佐貳而他固不遑矣佐貳每被上賊下欺凡以縣正弱而不能為之主也聯峯以府僚而攝縣事縣事無缺失又教之勤其職而盡其長上憐下慕如人家家主強而一門悉受其福今任順州頗持此以往他日大拜其父老士夫必文以光其行而佐貳之情切如吾章有不卜可知者矣

趙浚谷詩文集序

浚谷趙子詩文集刻傳久矣尚未有序序集非難而為浚谷子序集則難耳浚谷子年十四魁關中十八大魁天下入讀中秘書出補武部與諸名士講學為文文學日益宏肆而聞望鶱耀人耳目不得見其人得見其集則幸矣雖集不可無序而序豈可易為哉邑人有薄宦平凉者浚谷子每寄聲云詩文詞論俱未有序在交遊知變莫有如中麓者四序幸勿退托嗚呼予以

多疾久歇不作勞心事一序已難而況四序耶
詞論姑待先為一詩文總序貽之曰古之序者
多先序其人而後及其集淡谷子初立朝即不
苟同於人方西樵乃下士名相也曾托霍渭厓
促之一見竟不肯往抵掌笑談天下事靡不切
當通達國體識者謂可比之賈生上書極論時
政闕失及不當欲端夌亟宜却佞臣雖下詔獄
而辭益辯氣愈豪識者又比之賈生少狂能挫
抑絳灌及放歸田里無復用世心尋以立 皇

儲推補編脩兼校書同羅念菴唐荊川復上書請朝
東宮簡近　聖慈而一二執政素忌才者又短
長於　御前予為之周旋其間百計求解　天
威稍霽又同放歸田里因北虜犯邊用薦者言
起領民兵又自副使徑陞山西巡撫都御史嘗
謂閣部大臣曰不棄不肖授以兵民重任安內
易事耳外將盡擒草寇耶生擒俺噠耶其言雖
誇其志則雄矣已又以巡撫閒居今將破格用
人會推兵部侍郎雖未蒙　欽點起廢亦只在

旦夕聞耳其官政詳畧田家苦樂人事應酬旅進旅退無不形之詩文者詩非徒作文非浪言詩有秦聲文有漢骨朴厚而近古慨慷而尚義此三秦風氣浚谷子鍾山川之靈而又充之以問學之久幼則爲脫羈天馬長則爲濟時人龍云集凡十五卷詩六卷文九卷續有作者當續入之

送李縣丞致仕序

自吾林居二十餘年九經十餘丞焉多者數千

金少者亦科千金去上不加察而下不知懲民如何不貧且流也惟高曹丁陸四丞變民而不變錢間亦有治事才可步其武者今有隨州李君雖剛斷不足而謹守有餘上不知其爲賢佐貳而民則以爲慈父母頃因微疾將致仕還其鄉衆皆惜而留之曰章縣之丞可比他縣之令百姓歆其清而安其政諒其實而服其心又來未及三年而去決於一旦何不爲衆暫借也君曰官雖相宜而病須靜攝身處衙齋而心已家

山矣在任哦松而去任種樹皆自有可樂事同僚曹尉高其去而干吾文且使其鄉之人知其去之由吾嘗嘆廉丞之難得也遂不辭而序之

松牕寤言序

予與崔後渠相會於十年之前嘗云將著一書而未成再會於十年之後又云書已成而未工因命童子下簾淨几出諸袖中共觀之皆闡學明經之旨闢禪翼聖之談人不能出諸口亦不敢筆之書者愚意欲撰一序爲之刋而布焉因

猶歷覓後渠逝且十年餘矣近復得其冊共八十一章較之初稿頗有增損改定更有翁自製兩序予無所容其喙但以為有實用之文不可不作而作不可不傳不然將為藤床聯語尚可謂之松牕寤言乎

何氏辭賦集序

客有來自中州者嘗謂中麓子曰大復何氏集流傳天下遠且久矣君獨刻其辭賦何也中麓子曰辭賦本也譬諸夜擐衣者舉其領而幅袖

隨之矣朝挼食者啜其實而品徹留後焉人多稱李崆峒閑於辭賦而崆峒亦稱徐昌穀以辭賦起吳中然昌穀辭賦最古而崆峒辭賦似不及歌行其雄奇北人以為出昌穀上南人以為出昌穀下要之三公皆一時齊名者也刻何而李徐併可考見焉非有私厚於其間集分上中下三卷思致冲玄體裁閑雅有漢魏作者風其全稿在長安張太微處有可摘取以備辭賦之餘者張亡而稿不可得惜哉

遊海甸詩序

王遵巖愼中年十八舉進士負時名頗能遠叙自立父為當國者所不悦歷官吏部司封郎為張方山衍慶以副都請封其父參政君繼雖父子同品前此劉綸脩春封其父御史君規楊主事子器封其父通判君禄張羅峯不以為例也票擬護譴判毘陵將行丁囑同志餞則海甸夙聞其勝而未嘗一遊過此則終身或無復見期於是武選吳皖山撒呂江峯高熊南沙過翰

林唐荊川順之陳後岡束禮部張少室元孝李克齋遂及予共八人焉以嘉靖乙未三月望日出阜城門至則荒凉殊甚蓋張昌國以癸巳罹禍及遊日已三年矣亭臺傾圮惟水聲潺潺不異舊時樵牧紛紜牛羊蹂踐其水邊諸洞四面旋繞蔵歌妓曳綺羅而奏絃管者俱不可踪跡矣主客兩忘酒酣賦詩有顰眉者有昂首者有口呻吟而身屈伸者予因大笑曰本為遊樂而乃愁苦如此或罰酒或罰席予首丼之而詩則

不能也適閱諸友有得數句者有欠結句者獨
皖山先成意高辭雅不亞唐之名家繼而諸作
悉具而予亦終篇八句全美無如皖山者可謂
壓倒元白矣昌國在 孝廟寵絶當朝科道交
章論劾無虛月 欽命置酒陪禮且傳諭守科
及該道接本者俱赴席今日暫不發本臨時又
賜御物助盃盤翌日謝恩本上而劾本亦上矣
孝廟乃嘆曰既享其家酒食劾待數日後亦不
為遲亟戒其家凡事早收斂可見 大君德量

如天地之無不容獨恨其魯人禁闥有干國憲然亦爲解辯李崆峒彈章詩中正點綴其事所以高不可及夏桂洲遂劾張李二司屬無事漫遊海甸并私詰李之兄逢及魯沂二兵科同下獄爲大同事不協其意夫以一日不入部則處之過重而大同則又關係天下之公是非亦以其不苟同於平日而快其忿於一朝耳未久七人相次罷謫皖山李而獨免大臣忌才往往擠其不黨已著豈惟古有之今殆有甚焉者矣詩

卷歸于手事如隔世而人多下世愴然作序不惟感諸友之易消歇而且嘆大臣之善傾陷也諸詩字跡宛然如新羊神則杳然不可復覩矣含情贈比關酒淚向西風三復讀之更覺吳詩出色也詩著序中而他固不及詳云五侯臺榭競芳菲三月花深車馬稀絃管不隨流水奏綺羅應化暮雲飛空傳玉牒分天府曾覩金葩到禁闈借問舊時桃李月由來此地幾人非

與善録者録馬居士及其配金氏之善而樂與之也儒教外史紀男善内史紀女善佛教超度善男子善女人二教雖邪正不同而樂與人善則不分男女一也居士及配生則夫唱婦隨殁則夫前婦後生則有壽文壽詩殁則有誌文祭文他凡為馬氏作者但出予手皆類而入之其與樂善録勸善書善惡報應録名雖有異究其實孰非同一與善之心哉

與善録後序

三代之盛比屋可封人無非善者雖欲録而與之有所不勝矣及周之衰孔子乃有善人吾不得見之嘆今年甲子去孔子之時二千四十三年矣世愈降而風愈洗一鄉得一善人不啻如麟鳳若夫夫婦齊善則麟而麒鳳而凰矣上古麒麟遊郊鳳凰巢於阿閣在今日則為希世之瑞矣瑞出而史不可無書焉君夫婦之善因將懸鐸而鳴之國揭牓而示之衢既已集成與樂録矣能無刻而傳之乎

送雲山曹憲副提學陞任楚藩大叅序

三司諸公但有陞任者即連名具一文為賀謂之例文雖各省皆然乃通同常例也然其文或美新任或述前任又多蹈襲常套曾不及地方事宜及規勉職業不過行體面了人情而已目今諸公存誠心而行實政交真情而略虛文因曹雲山陞任楚藩大叅命某為文以賀之盖不徒舉行常例惜鄙文猶拘泥常套耳夫楚藩[illegible]未嘗遍歷然知其為東南上游而襄守巨區也

夏作荒服商號南鄉周稱荆蠻春秋則芊國與齊晋爭相雄長據三江之險豬七澤之深當八省之衝具五方之俗乃魚稻麻縷之所自出而舟車貨財之所必經者也田有定科輸有定額制賦之法也而總括以備聚者更有版籍九則第差十年輪役任力之法也而均量以爲準者𤋮有丁業法非不善行之久而弊端生矣賦之不能究詰由於殺富者之隱其則而嫁爲豬扁主之䡖機巧者詭於謀而析爲別籍之寄版籍雖

存幾乎無據矣役之不能稽查由於賤農者盡捐其業以從事乎末作寄居者不登於籍以倖免乎公繇則丁業無憑難于定執矣此其弊南方為多而荊湖則尤甚也藩政固不止此二事而二事則其重大者也藩司固有二方伯而曹公皆得參與者也至於有司廉幹者固有之亦有玩法而朘民肆貪而括下者都鄙為[illegible]息之藪多有以書數文法為養身之計鄉遂為謗詡之地故多吏卒胥徒為里巷之蠹所以清吏治

反絕在官之人又爲藩政之不可緩者大叅唐
爲叅知政事求爲執政　國初與亞卿副都相
爲出入仕宦至此亦云尊貴矣若徒拘束手簿
牒勾稽之煩錢穀出納之細則亦末矣曹公之
在濟南也府政勤詳其督學東方也學政精敏
惟其宅心公平持身嚴潔政自無往而不優耳
况大叅不限年不拘俸雖一歲之間遷至卿都
可也官不久於藩澤不止於楚矣其文學政蹟
雖累數百言有不能盡者恐覽者仍以爲涉於

當奮遂止具其大略如此云

賀悔菴張翁八十壽序

嘉靖乙丑十一月十一日爲悔菴張翁降緑之辰壽今八十古希而又十年矣衆親賓各持南極之圖酌長春之酒捧不老之丹造其廬而稱賀焉悔菴辭避不敢當衆咸拱揖而謂之曰五十已有稱壽者而况八十悔菴乃出就阼階而受賀中麓生以通家首進而祝之曰壽者受也受其所授而不失焉者也天地之一元其人之

性乎天地之二氣其人之命乎天地之兩儀其人之形乎所貴乎人者在養性以正氣養氣以裕形耳養則不失其援而壽無不高者是以養樹者必培其根而後枝葉條達養火者必宿其種而後光明煥發翁之曾次寬平威儀端肅其長時所見如此自幼敦愨忠誠明達朴實則其所受又已如此矣不以紛華搖其外攻取奪其中為能全所援而為壽之原是以年登八十猶耳目聰明步履輕健聞輕語辨細字往來東村

曾不乘騎不假黃庭丹經之秘訣而自壽不可量矣況當　聖天子在位之四十四年深居端拱玄默靜虛天下依化國之日樂有道之長逢極盛之會而悠遊仁壽域中翁幸生於其時壽亦有所資藉也翁初號廬山今改悔菴菴者晦也藏而不顯之意也悔則欲杜朋從之思而免悔亡之戒耳易文言貞吉者幾二十至於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則惟咸之九四為然翁蓋以之自信而受其所被以抵於高壽

且無量也翁嘗佐州矣政聲洋洋翁今歸農柴歲事穰穰而又子子孫孫濟濟蹌蹌如之何不樂如之何不壽且康耶於是賀客盡醉翁亦喜而如狂中麓生遂援筆書軸高揭於其堂之中央云

送見川劉尹陞任武昌二守序

嘗讀漢史見其叙列主尊嚴延年及韓延壽趙廣漢之傳皆發揚煒厲遇疑神斷見事風生當時著赫赫之聲似非人所能及然澤竭於政熄

之餘民志於身去之後其杜詩黄霸來邑阜茂何武召信臣禁網疏濶教令寬舒其政悶悶若無足尚者然其父母之稱久而猶歌之以其真實懇怛不責效旦暮所以初若不足而後則有餘耳見川劉公之尹吾章得無類於是乎章民凋敝疾苦莫有甚於比年者胥吏舞奸刁頑玩法賦出額外差疊目前以致富者貧而貧者逃里甲無有一鄉不缺者矣公之適來也為救急之良牧如廻生之良醫慎名檢除煩苛聽斷惟

公許愼而非怠事接人有禮謙退而非不足恭古謂庶民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以其政平訟理也公蓋以之矣先在蠡縣亦如此而任三年行將考滿忽報陞任武昌二守開藩擬信相孚疑者以如是德政必將徵取爲臺諫或清要部屬信者則言時方重外遠方僻邑多選進士武昌府大而繁二守非名尹不可居官至二守外則方面內則副郎再一轉無非美秩善地矣有送人自南都而北者其詩云今日龍江

關明日維楊渡暫在雲濤中前途是平路請以
是解疑者之心而實信者之口其可乎武昌扼
東江湖襟帶吳楚吞雲夢據峴山墉山而城塹
江而池人多勁悍夫烈家自爲俗計剎尚鬼務
本力農況在省城上之臨蒞者近而且多下之
瞻望者大而且重府非縣比守非令比似不當
以閒雅致治也惟本以杜詩葦之尊而兼王尊
葦之長其庶乎雖然遠不如近武昌前名宦如
何遠之庶璧宣之武元禎之慈崔鄖之嚴節取

而效法之可也其僚佐丞尉德其扶持而難於
睽別同詣予寓謁言贈公以壯其行色而宏其
賢聲據義不得而辭況予素有感於公而又無
所事於辭矣

送杞令王中宇之任序

法有經久可行者有隨時損益者科目以歛人
才銓選以分職任此行之經久不變者也然弊
生於玩愒事廢於因循不有損益之術欲得人
安民以善其治難矣必須變而通之無失其大

勢與舊意而已　國家承平二百年生齒繁侈雖古之盛世無以加焉天下府州縣一千五百有奇設官六千七百有奇進士三年止三百人除京職外選不過百五十人耳試塲弊端種種而進士在外方如晨星晦月缺處太多損益此正其時矣其取士四百自正德甲戌嘉靖癸未癸丑迄今年乙丑九四見焉因在外缺官頗故未久即於六月開選自弘治壬戌嘉靖癸亥壬甲辰丁未丙辰壬戌迄今九八見焉三甲初選[illegible]

人自嘉靖癸未迄今僅兩見焉其二選亦且七十人是又前此所未有者至於稽查冒濫關防透漏充拓文場之地增添監察之官其始進也過慎其登用也甚廣僻遠郡邑亦除進士足以易觀聽而田士風酌時宜而壽民命矣雲樓王君選得杞縣夫杞乃禹裔封地漢以後屬陳留隋以後屬汴梁我　朝因之原百二十里今雖併里八十四猶是一巨邑也土厚而平俗豪而義鄉鮮閒人里多壯士尊年齒重經術易於為

善但積漸消乏遠邇皆然不但一杷而已訟詞
兩造有口者未易讋服強悍少年有身者未易
驅使田糧數倍有力者未易徵收令者善也以
善率民者也雲樓家世積善叔父有舉鄉試者
有舉進士者父羅峯在監冑知名祖灤川翁任
少条勤勞王事卓有政績雲樓年十九發解京
方其為進士而授縣令也正值防之嚴取之衆
選之早名數增於前而縣治減於後其為政將
何以哉唐荊川嘗言作有司不必有他長但恪

守官箴遵信須知熟讀大明律略通詳明算法其庶幾矣崔後渠則欲傳覽求政錄居官格言牧民心鑑吏學指南而三事忠告牧民尤其切要者也韓野田爲太守屬縣有參謁者則以四種書畀之且教之曰官以聽斷爲先只精究乎此更無餘事矣書名祥刑要覽棠陰比事洗冤無冤二錄每日撥善書候缺吏二名抄謄備用雲樓本之家教而又執此以往雖百杞無難治者不日政成不三年即當　徵取超擢以其少

年老成知其將來事業無窮云其姑丈張養齋乃上舍龍岡翁第三公子也向予索文以導其行而予邑士夫同欲予有言以重其事但古語有云施藥不若施方贈金不若贈言特規焉而不以頌此張之親情而予之厚望亦隣邑士夫之所同心懸注者也

董孟才詩集序

一代始興如小開闢然初猶尚質而後則漸文國朝撫有函夏二百年承平久而歌詠盛士及

縉紳談詩者十人而八九作詩者十人而六七刻詩者十人而有四五焉以四五而在十人聚天下論之其多不可數計矣予亦喜談好作且有刻本獨惡其日趨於文而無用於世豈非同浴而譏裸裎乎諸刻嘗於閒中細觀之有鄙俚可笑者有清新可愛者有高雅可畏者又有尋常可有可無者高雅者寥寥稀見而尋常者則比比皆是也青州董君孟才飛聲文藝之圃爭能翰墨之場久矣項因謝予曾撰其先大夫西

嶼墓文即乞序其所著詩集乃予即同二雁康山人首首抵面評跋當在畏愛之間又見紅梅集不惟知其才思且服其孝思盖紅梅乃西嶼公所樂因賦詩成冊以思其所樂而不忘也予將覽乎海島蓬萊之勝頎君作東道主相携而往相携而歸倡和詩篇推敲字句辯正體裁由盛唐而初由晉魏而漢以至乎三百篇質而不文以造於有德之言而遊乎無言之天其亦庶乎其可也

事定公評序

孫子華國不厭群心憎玆多口久矣然天下有真是非不爲所眩者在人有高識見耳梁文康之立朝言官劾之讎者謗之未與面者亦誠笑之公惟投劾不辭受誣不辯惟亟求去位而已其不益藩封止寧蘇浙力請廻鑾不草威武大將軍勅書諸大功悉置不錄其甫欲明正典刑請沒家貲以代天下租稅者然而覓郭無百畝之田建祠缺八金之費霍文敏作傳白其冤聞者諱然後會西橋劉太常云字字皆實錄也持

此以議華國事雖大小不同其所[illegible]得無相類乎予非高識見之士自謂頗得是非之真其為誌銘人將疑信相半譏誚必多然不足䘏也号子盖棺始定公論積久自明因表其刻曰事定公評刻不止誌銘并挽詩對語祭文總為一小編于以慰君於九泉之下且知君於十年之前云

事定公評後序

寬謗雖白予嘗詳考之不惟後世雖自古為然

矣積羽折輪積毁銷骨衆口鑠金聚蚊成雷群吠因一犬之聲椎挽本十夫之力投杼由其屢至市虎成於三人貝錦百端讒舌千丈始之者一線而引之者滔天試觀夾谷孫君事是其明徵也素非浮常越雅者祗是好强負氣耳不忍小忿遂成大獄深被垢汚十經歲序轉相附和一無哀憐子乃代爲分辯遍及相知屢作長書陳諸當道卒而昭雪邅爾淪亡乃命運所使而人力無如之何者也但願世之取人者愼勿以

一蹶而輕千里之足国寸朽而棄合抱之材云

十朝詔令序

國朝詔令頒行天下者以歷年久遠儒生言之而不詳百姓由之而不知雖近者亦止被其化而忘其所以化惟忘故大王之道也友人謝少南官翰林日曾歆輯　十朝詔令用光盛美善視臣民蓋其書本　聖朝玉音皇明詔令皇明詔制三書而為一書托其友人李開先序之不以罷官未及應之也後少南自浙藩陞山東左布

政使先以簡速原序至任即欲得之乃病卒竟
未奏東計初耗之時抵今二十六年矣國運
今方二百年日後詔令無窮自其見在者言之
固已一百七十八次矣三書俱魯攷得將欲刻
之以成亡友之志乃齋沐作序曰易之姤象天
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姤者遇也人君以
號令鼓舞萬民無所不遇然後品物咸章故天
之於物日以暄之雨以潤之霜雪以肅殺培養
之非不功也至於風以噓之則物之勾者芽甲

者揜湮鬱而不自遂者莫不暢茂條達疾行善入雨日霜雪莫之先焉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王者之命令即天之風也王不令不行天不風」不速粵自唐虞命九官咨十二牧訓戒之辭渾朴噩灝雖不以命令名而實命令之所從出也至於夏有甘誓胤征商有湯誓湯誥周有泰誓多方義理精微悃愊忠厚宜其感人之久而入人之深以成可繼唐虞之治及周衰而王迹熄秦興而虐政熾無足言矣兩漢雖不足擬三

代之盛其愛民憂國恤刑薄賦乞言圖治遣使求賢一時詔體猶簡盡莊嚴雍容沉郁節緩而思深言幾尚書事幾春秋尚存古人之風烈文中子以七制之君列為四範以續經雖云少僭要之不可盡非也若夫晉魏周齊陳梁靡浮卑陋體乎其後矣宋雖忠誠懇怛但失之太煩而麗且拘對偶是豈王言至於我朝詔令則蒼古渾含明白簡易華副其實言即其心直接唐虞三代之隆漢唐而下不惟不足言而亦不必

言矣且自　皇祖與　今上觀之其大者則渡
江之檄登極之詔有以嚴夷夏之大防而明天
地之大義至於蠲逋賦求遺書封建冊立巡幸
親征青災肆赦正祀設科都督有五事之規御
史有九節之論無非古法與聖謨宋濂謂其爲
真天子之文郭傳之謂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
劉基則曰天生聰明可望而不可及　皇祖亦
自謂吾未嘗刻意爲文然而操筆自順奚書求
山東扶杖之感動南粵稽首之誠而格河西明

見之懼哉其成一統之大業而開萬世之太平
有非偶然矣其文之古惟 今上足以同之其
治之盛亦惟 今上足以繼之義切辭嚴固已
見於中興之詔自是明倫大典昭繼嗣之文明
堂或問闡尊親之禮郊壇正分合之儀宗廟酌
異同之制足以破千古不決之疑而為萬世不
刊之典至於恤刑蠲租憫水療疫賑饑勸農皆
由此而推之也是以中和建而百度貞禮樂備
而五刑輕九河道而百穀登大符正而三光明

甘露降慶雲生紫芝出黃河清民生遂泰階平
玄鶴白鹿白兎相繼而至於廷其治功可符太
清與太寧矣所以致古帝王之治者以其有古
帝王之心也　詔令雖鼓舞萬民之術而根本在
超越千古之心　皇祖留神洪範之學垂情衍
義之書　今上敬一有箴五箴有註疏五事於
古訓表三要於尚書蓋　祖孫同德創守一道
也　列聖勵政勤民重熙累洽各即其一二事
槩之其在　成祖建都平胡有以極形勝之大

觀而揚武威之大烈　仁宗則登極求言與遺詔　宣宗則尊謚寬恤與建儲而曹欽及宮殿成是其在　睿宗者安民尊號則又莊　景帝者也　憲宗亦是上尊號及奉天門成　孝宗大赦與　太后遺詔　武宗平寘鐇誅劉瑾其言皆上合天道下當人心中極事情有非數語所能揄揚者總之共　十朝因恭題曰　十朝詔令云劉安世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又曰令重則君尊今之有司多視詔書如故紙而奉行者

殊有未至開先昔在驗封兩次詔條先具稿陳之部堂内閣然後請自　上裁其慎重如此豈意在外者漫不加意哉古之頒詔資次御史大夫下之相國相國下之諸侯王而御史中執法方下之郡以及民謗詔者斬格詔者同詐詔者棄市誤詔者罰金廉問不如詔者以重論奉詔不謹者坐以大不敬嘗見　恩詔讀畢東之高閣監倉見收人衆累足駢肩至不能容況望行其重且大者乎因序　十朝詔令而終之以此

詔內須嚴立一款詔後更別設一法其洪恩惠庶幾可及民耳

廣輿圖序

默齋許尚書自為祠郎日曾著九邊圖論令稍益以各方要害以及四夷雖名其書為廣輿圖實則以九邊為重而九邊又以北夷為重也杜守刻之青州請予序之予遂為一序付之曰近因武備廢弛楮撫綏百姓之餘將援據圖經東自東海西至西河原有營衛者俱當查復高堂畱濮

之間亦須略修城堡而海防尤急經營方始即以敗官旋京未及為之矣竊念天下大器置之安則一方不足慮矣　天朝疆宇廣濶亘古所無其東西則自遼陽以達酒泉山川延袤萬里紆廻聯絡皆因地設險各有墻塹鎮堡帶甲之士四十餘萬以制禦諸夷可謂得上策與要道矣夫外列九邊所以控諸夷也內列關隘所以制九邊也以居庸三關視九邊則三關重而九邊輕以居庸三關視鴈門偏頭則居庸三關重

而鴈門偏寧亦不為輕至於山海關以迄黃花鎮實居庸之東輔而京畿之近藩也自居庸迤西則紫荊倒馬也又西則鴈門寧武偏頭黃河之界也渡河轉西則河套之故地東勝之遺址也分力而固守給地以屯種越度砍木私自開墾若俱各有禁遼東開元廣寧地號襟喉而金復海蓋之富庶久失其舊倭雖未來侵犯在東南則自昔無關之大變也更不可不預為之備若夫革市姦嚴驗放增臺益軍儲蓄糧餉其大

端也大寧未可卒復薊州宜連二鎮可也而潮河川之間黄花鎮之外不可因循故態宣府則獨石已不及於往日經畧猶不備於今時内而雞鳴之川直通内地之吭外而威寧海子斜當肆侮之鋒大同則八㭬樹等處虜所出沒近雖設關缺處猶多黑石嶺一路宣大之而界内外之持衡也北樓口老營堡晋趙之隣境北虜之孰路也延綏移鎮榆林河套未敢輕議青山隘口尤為要地寧夏花馬池一帶舊為虜衝賀蘭

山鐵柱泉亦係緊關甘肅孤懸二千餘里經制尤難外藩久撤收取不易今則嘉峪關諸處所宜設備固原曾經大掠之後今為重鎮然山後之虜時發蘭靖安會之間可虞甚矣統而論之大寧之地不復山後之寇鮮寧日河套之穴尚在俺答等之穫無了期假若破格有虜雖云鴈門等關可以入晉武安涉邑可以入魏獨黑石古北居庸等處可以入燕皆不必憂山東永遠高枕而卧矣至其所益各要害及四夷者今又

以倭夷為重猶九邊以北夷為重也中間審勢
用人練兵據險柔遠能邇之道因變制勝之方
鎮戍城堡之設山澤虞衡之利道里廣輪之詳
不出戶而知之不下堂而治之矣斯刻也不惟
有裨東方雖天下亦大有裨也將執此以往或
以自用或以資人之用所謂易猶水也隨其所
用存乎其人爾

又廣輿圖序

臨川朱本初氏有天下輿圖吉水羅念菴氏益

以所見今事亦云廣輿圖猶之許默齋也古稱左圖右史史即其言圖即其象也夏之禹貢周之職方唐之十道宋之九域皆是物也我 朝有寰宇通志寰宇通衢大明一統志 孝皇以其未備也集多官重加修輯如黃河止總書起某地經某地或利或害大畧已具而各郡縣境界更不之及最有條理刋成將頒布矣忽 龍馭上賓以其悮於醫也遂并本草束之高閣而輿地畧一統輿圖輿地指掌圖一書三名大同

小異皆桂見山總括一統志而縮之者也惟唐荆川所得兩直十三省總圖最為詳盡雖御覽圖不及惜缺而覈耳其他為圖者無所增益無所發明不過依樣畫葫蘆而已念菴所廣之圖負實覩切簡要詳明山川險夷戶口多寡攻守利弊沿革根源一披閱無不周知由之處天下事不勞餘力矣舊序廣輿圖者以養生為喻予今喻之以醫藥其事異而理同者乎蓋列願內上下食飲是資榮衛攸賴其於新生名勝者

庸心防護而殘者無留固其宜也乃有近喉傍耳牙頭齒用必先焉殘尚存而新將發厥根初癢後痛不果忍一痛以拔之遂使晝夜不安而食飲漸少左右輔因而將墜雖天君亦為其所苦乃毅然獨斷以牽絲拔去其根吾身方復其常人又有風熱蟲毒之害者莞花大戟川椒細辛固不可無而歸連參朮門冬枸杞之屬更不可緩何也蓋齒乃腎之標表而骨之精華也腎實則骨強而齒固又手陽明及大腸支脉所貫

絡也殘則須援幸而未及乎殘也一補胥之外無奇術今天下雖積極治不無衰弱姦頑之弊衰弱者補之姦頑者除之以渾厚之治體而養元氣以精明之治功而作元神審時為政因病制方是在 聖明天子及大小臣工誠心竭力一轉移之間無難矣所謂今朝試揭輿圖看萬里山河掌握中也

悼內同情集序

徃讀悼內諸文雖其甚痛切者此心亦不為動

以未嘗歷其苦也及予妻張宜人亡後復讀其文則垂涕不能已均一隣笛也惟懷鄉之心獨感爲均一秋雨也惟愁人之耳偏入爲誌文有合鄙意者凡五篇作者乃李崆峒李愚谷羅念菴唐荆川王遵巖荆川嘗致書與余首言喪内之情吾三人同之蓋兩年之間荆川遵巖及予俱喪内也因名其集曰悼内同情而拙作亦附焉士有自矜在順天府學曾考第六名者問所考人數則應之曰止是六人六文之中惟予

最劣當其時初喪哀不能措辭留蘇雪簑書石而雪簑堅欲求去留數字於壁上云道人事業須放下生来鐵面皮遂追而還之急促為文如何得工五子者情文兼至覽余作者惟望亮其情不復責備其文則萬幸耳

悼内同情集後序

内亡而悼之乃人之常情内賢而悼之有出於常情之上者矣悼亡悼賢同一情也而賢則其情尤切世有生而反目病不關心殁而肉未及

寔輒巳忘舊愛議新婚者其薄情亦甚矣斯集也自謂有敦薄之助未知覽者果動情乎不也

遺覽編序

辛覽編作於袁西野又病之後未故之前遺覽編作於張悔菴既故之後未葬之前西野以存日得覽其文為辛因名其編曰辛覽悔菴嘗謂友人曰生既得中麓文祝其壽歿必得中麓文藏諸幽予又傳聞其言悔菴亦嘗覲有所囑今為之誌銘諸作并前此作者彙成一編題曰遺覽

意以不得如西野幸覽將以遺諸後世使覽者無窮而知其人之有行云若其得疾延綿經歷日月必面呈鄙作是編不當以遺覽名之矣

遺覽編後序

陶淵明將卒自為挽詩獨恨在世飲酒不得足祭文亦憐其貧淵明乃寄興於酒而自忘其貧者也張君生於當而饒於酒壽考名行兼而有之是編也蓋有遺覽而無遺恨矣

張小山小令後序

予自遊鄉校讀書或有餘力則以學詞詞獨愛張小山之作以其超出塵俗不但癯勁而已當時苦於無書止有楊朝英所集太平樂府及檢舊遂又得陽春白雪集及百一選曲兩種旣登仕籍書可廣求矣然惟詞書難遇以去元朝將二百年抄本刻本多散亡洪武初年 親王之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 賜之對山高祖名汝楫者曾爲 燕邸長史全得其本傳至對山少有存者人言 憲廟好聽雜劇及散詞搜羅

海內詞本殆盡又　武宗亦好之有進者即蒙厚賞如楊循吉徐霖陳符所進不止數千本今宜詞曲少而小山者更少也京師積書家如李蒲汀沈竹東詞書成編者不過十餘部其小山詞載在樂府群珠詩酒餘音者僅有數十曲他所更得仙音妙選樂府群玉樂府新聲則有助於小山多矣可惜類詞有小山一卷廖洞野取去堅不復出而普集元詞在鄒平崔臨溪者小山詞獨有一本以負累逋逃不知所之今所編

次雖成上下二本每樣曲終鏤板不刻空以待博學君子詞山曲海不惜寄示必有以增其所未高而濬其所未深云

喬夢符小令後序

粵自軒轅制律一十七宮今惟一十二宮每宮又分章若干多者百章少者五六章首黃鍾次正宮大小石二調又次仙呂中呂南呂與雙調而越調商調商角調般涉調以次列於其後今所選詞顧以雙調先之以宮內各章如水仙子

折桂令清江引等俱係官様曲子天下所同歌且多作者以其熟順易見易知為序非敢變移音律錯亂宮商也

府同知葉沆湖章丘署政有聲詩卷序

章原富庶民今貧而逃章原善良民今狡而驕以承平久而賦役繁醇朴散而風俗澆耳民之獨於官也猶金鐵之在爐隨其鼓鑄而無所辭猶牛羊之受牧隨其驅使而不敢後縣之掌印與署印者豈皆善治與良牧乎民貧而逃俗狡

而驕不猶逮乎久而醇朴散也章因均地不如
法有告役均者撫按兩院乃以府同知葉公查
覈得宜嘉之遂以縣缺正官委署縣事首省里
甲浪費纍纍大户弊端而徭役平聽斷公允其
所自許者也慈祥耿介勤敏清廉雖不以敲朴
縛撻爲能然而六事修百廢舉吏胥悚畏黎庶
謳歌有如善治良牧而金鐵若其性牛羊遂其
生也半載之間政聲赫赫洋洋播於遠邇聞於
省臺比以邑有正官廻府士大夫推衆意各爲

詩章彰其治而報其德名其卷曰署政有聲予
又總士夫及衆意爲之叙其實惟其事皆從實
所以言而不文如出諸里巷謡口然邑人祇知
署政有聲孰知本之積學有素而宅心無私耶
學以養其心心以達於政在他人雖欲有聲不
可强也在公雖欲無聲不可得也公號沈湖南
昌故郡人以名進士由部郎左遷吏部以其政
成有聲陞任雲南僉事無窮事業由今托始云

一刻千古集序

薛牧卒哭之者以為相處日久豈期一朝遂成千古予自為諸生時即與魏東皐相識其為吏也更有扶助處因知感而交愈厚于罷歸數年東皐卒以省叅待選家居来往之頻契與之密有如親兄弟然今一疾長往不復合併千古之訣始於一朝將以前人之哭薛者而為今之哭魏矣雖然君乃達人也殆將視千古猶一朝豈惜一朝成千古耶諸相知者歿後俱有書或稱録或稱集或稱編共八冊今亦刻其為君作者總

成一冊名曰一朝千古集集成於一朝未知可傳之千古否果若是則是名亦可謂之斷章取義矣

一朝千古集後序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有命焉脩短存乎所遇惟順受之而已是故蜉蝣遇之而一日紅藥遇之而旬日紫薇遇之而百日菌遇之而一月老遇之而一春菊遇之而一秋雀遇之而三年馬遇之而三十年人遇之而百三十年與之者

無愛憎受之者無恩怨古云死生亦大矣又云朝聞道夕死可矣茍有得於道則死生何足為大死生既不足為大又安論其夭折耶古稀耶大還之數耶一朝之速千古之久耶是集也不惟可慰東皐凡後死者皆將慰之矣

病愈謝屏巖李醫序

張家林鎮章邑之巨鎮也昔時繁華不減城市屏巖李子則鎮之茂族大家嬌養多欵因而致疾初則用醫診視既則自行調理檢方書究藥餌

又有書可查方財可市藥勵志勤學不徒能通文理刻意虛心又且考求脉理久之疾祛身邊脉明指下而醫妙胄中遠近延請求乞者履接户限而名馳方左矣雖云嗜酒然每月常有二十餘日戒飲又性素善良而情復謹厚以是大行其術資以養生子與之交好二十餘年一家賴其治療者不止數十餘次惟是近疾則用藥愈奇而知感愈深戰勝而肥素嘗以之自負食減而瘦今則因之自懼矣請遠醫既無可仗求

近效又非所宜乃緩緩滋補元氣漸漸減去況痾人參白朮等八九味其常用者神麴麥蘖等三四味間一用之藥力旣至子疾去如免脫飯壯如鯨吞而身輕如鳥舉矣屏巖與小村如蕭之規曹之隨房之謀杜之斷相濟而成其功況皆以秀才學醫諺謂秀才學醫白菜作虀言易爲力也從容當主一醫接如嬰寧生傳播傳於世功同而勢不能同日具賀但屏巖行年稍長予則同時各爲之唉而賀則有前後總不出三

日之間云

病愈謝小村王茂才序

李屏巖因身病知醫沛然大行於時王小村因
親病知醫赧然退藏於密自爲庠生即有聲名
工舉業可取甲第以日覗湯藥遂暫廢文學然
其心尚未已年尚未老事尚未定而日後尚有
可望也人有病者以惡醫之名非至親至厚不
一廻顧然醫精而藥效雖欲使人不求不可得
也譬之惡影而行日中則影隨身而不得免矣

守以飲食無節調攝不時自八月初旬塞悶疼痛痰惡逆諸疾交作蔬飯漸少而精神頓減至八月廿八生辰先後十餘日粒米不入於口舌乾體倦色瘠面黃肉消骨立五內煩而方寸亂矣人心頓改於一時內哭不絕於終日小村乃晝出傾囊之藥夜查插架之書以疾漸加而脉漸微也首與屏巖討議藥父獨惡人參非參難廻生意若中有主而吾輩方可效力於外予妻以身任之藥入假言無參藥後從而有效雖難

以神麴子亦知之然病勢至此無如之何急流挽廻扁舟生脉散之力居多坦途可容駟馬叅术等之功不小也獨航利害不恤擠排小村之公心可想而過愛獨深矣述事必頼於文具禮方可見敬遂滔此拙文并將彼菲禮聊以報再生之恩而闡過人之德文其所當文敬其所當敬更不必問其歟與不歟也選吉諏良以十一月之望日同親友强賀於其門[illegible]納之理聞老幼喧傳於滿路足[illegible]